

童子遇險記



本局精選各種有興趣之小說：

亞來淑戲

聖言會福司鐸，將聖亞來淑之事跡，譯爲劇本，詞句清亮，使讀者易於領會。
共七四頁 定價一角

致命小傳鼓詞：

乃樞機主教 Wiseman 所作著名小說，經費金標先生用鼓詞體裁譯出，分兩冊
共二四四頁 定價二角八

苦民大榮：

此書述第四世紀聖教之概況，教友先受窘難，後獲平安，故曰苦民大榮，係聖言會羅司鐸譯出
共一二四頁 定價一角五

中華光榮：

清朝時，聖教在中國常遭艱難，教士教民爲主捐軀者，頗不乏人，彼等致命事跡，屢見於公教白話報，經聖言會羅司鐸，刪改後，集成本名曰中華光榮。
共二七四頁 定價二角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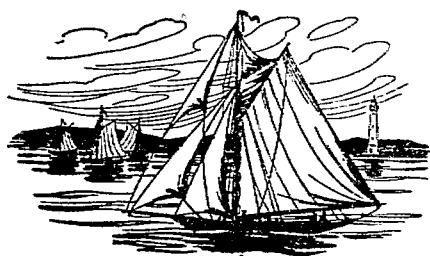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出版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伊 斯 蘭

童 子 遇 險 記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局印



伊斯蘭童子遇險記序

伊斯蘭(Islande)者，大西洋北部之島國也，氣候甚寒，居民鮮少，惟沿海諸地，氣候尙較溫和，居民以漁業爲宗；島洋景緻，令人可觀，飛潛動植，見見聞聞，莫不奇奇妙妙，甚爲公共閱覽，頗能啟發民智，勗人進善；嘗想邀友往遊，迄未如願；幸得司文松(SYONSSON)預錄其跡，細陳其妙，方知童子如何得笛，如何乘舟遇險，如何恭祈天主恩祐，如何得救於法鑑，展閱之餘，心往神遊，不勝爲之驚樂，誠恐久而忘却，因以華文譯之，名爲「伊斯蘭童子遇險記」。

此篇小說，係用白話著作，粗俚不文，最易明悉，令人閱讀，難以釋手，智者蒙誨，愚者啟迪，開其心，明其

目，確係古今奇觀，世所罕有；著是書者，今在德國，所述事跡，誠非虛言；余譯是書，約有三大總綱：一：童稚閱聞，促其猛醒，牖啟智識，謹遵父母之訓。二：教誨世人，臨難勿苟，臨險宜戒，常如臨深履薄之慎；一旦縱不戒意，墮於危險，亦可毅然堅忍，恭祈天主拯救。三：吾人作事，宜有定見，不可人是則是，人非則非，令行即行，令止即止，事宜恪慎，志亦自堅，不可徒以依賴爲性。若童子心怯從衆，任意往遊，此正危險之所由來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序於獻縣天主堂

河北省甘陵劉保華識

伊斯蘭童子遇險記序

近來風化澆漓，人心不古，不特學術哲理，弊端百出，卽片斷小說，亦莫不隨波逐浪，日益惡化，立意不經，言詞不正，大爲世道人心之累；是書專敘事實，不務鋪張，所載童子心情之爛漫，舟子待人之淳厚，皆饒有古風，所謂合乎古而不同乎俗者也；吾人飯後茶餘，手執一卷，披閱流覽，於德育方面，自當不無小補，較之閒觀其他污劣小說，身心較損利害天壤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瀛州吳懷氏謹序

目錄

第一章 腦尼(Nomi)及馬尼(Manni)

第一節 幻笛

第二節 在軍港的光景

第三節 釣魚

第四節 冒險

第五節 鯨魚之驚

第六節 許願

第七節 得救於法鑑(La Pandore)

第八節 轉上丹鑑(La Fylla)

第九節 回家

結論

第二章 腦尼(Noni)及愛立(Eli)

第一節 海中奇光

第二節 笑林

第三節 腦尼墮於海中

第四節 舟上夜宿

第五節 面見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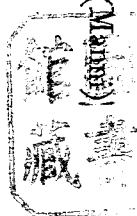
敘言

第一章 腦尼(Noni)及馬尼(Mani)

第一節 幻笛

在斯蘭島(Islande)北岸，靠着愛亞夫爾杜(Eyjafjörður)海灣，有一座小城，名叫亞居來里(Aureyri)；因這城的形勢，同那山水的景緻，人都稱為聚樂市場；我同我的父母，住在這座城裏，所出的事情，正在這個時候，如今我略略的述說一遍：

有一天，當我十一歲上，有我的一個親戚，名叫亞爾內各蘭的(Arngrim)，來到了我家裏；但是他這一來，爲他不大要緊，爲我將來的事情，可惹出來了很大的關係；說話之間，天不早了，我們一齊吃罷飯，休息



了一會，亞爾內各蘭，把他玩的樂器拿出來，將素日演習的曲子，就要吹給我們聽；大家都是歡天喜地，沒有不讚成的；亞爾內各蘭，穩穩重重的，從衣囊裏取出來一個銅管子，放在膝上，將口打開，抽出來了一個正明澈亮，烏木製成的小笛；我越看越愛看，稀罕的了不得，光知道是個小笛，總不曉得有什麼作用。這個小笛全拆開了，亞爾內各蘭，小心謹慎的，把些機關按好，含在嘴裏，就嚙嚙打打的吹起來了；他越吹，我越奇怪，聽見那溫和的聲音，喜歡的了不得；真敢說，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好的音樂。

亞爾內各蘭，頭吹曲子以前，先給我演講通篇的意思，然後接着就吹；什麼法國曲子，英丹二國的小調，全

吹了個無數，其中不少，深刻在我心中，至今尚未忘去。

俗話說得好：「目不見，心不亂，一看見，眼就紅。」可見我聽了那般的好音樂，得享那種的好快樂，不由的愛喜音樂的心火，漸漸發生起來了。到了晚晌，大家散後，我跑到亞爾內各蘭屋裏去說：「求你教給我這個技藝罷。」

亞爾內各蘭一見我這個心火，就答應說：「那來的事呢！」隨後又拉住我的手說：「小朋友呀！一宿的工夫，我怎能教給你呢！工夫太短，連用笛的法子，也不能教完。」

「反正你得教給我，我多用心；今天晚晌，至少你得

教給我大概的規矩。」

「今天晚晌，可是不行的，趕人家睡了覺，我就不想玩了。」

「你不想玩，我可是想的，用小勁吹，那不好麼？」亞爾內各蘭，上了我的套，拿定主意，就教給我摸各樣的工尺字；工夫長了，也不間斷，趕我能起頭了，就自己演習別的，末了對我的教師道：「依我看來，再沒有比吹笛更好的了。」

「你說的不錯，小朋友，在這曲子當中，如同有個邪法一樣，莫論是飛禽走獸魚鼈蝦蟹，沒有不聽曲子調令的，用這小笛，就可以逮長虫老鼠，並海裏的魚類，有人傳說：「在德國亞麥爾（Hameln）城內，有個逮老鼠的

人，他用這個法子，逮住了閭城的老鼠。」

「真麼！依你說來，也能勾引魚麼？」

「一定能夠。」

「求你說給我當作的法子，我也盼望逮個魚吃。」

「先該上海裏去，找個清靜地方，在那裏別動，只管吹笛，那洋洋細微的笛音，就能成功，慢慢的有魚露到水皮上，四外齊來，聽吹音樂，船到那裏，牠們就跟到那裏。」

「我想不能罷！莫非我也能引上來麼？」

「若你吹的音調不差，一定能夠。你看！天不早了，我這就要安歇了。」

我趕緊的拜別了老師，睡覺去了。

且說伊斯蘭島上，沒有長虫，也沒有老鼠，但是魚類不少，什麼海裏，山澗裏，湖裏，河裏，沒有不出產魚的，我睡覺的時候，還是夢見吹笛，於是一心買個小笛，要去拿魚。

到了第二天早晨，亞爾內各蘭走後，我跑到我父親屋裏去說：「父親哪！我很喜歡吹笛，求你給我點錢，買個亞爾內各蘭那樣的笛去罷。」

這時候，我的父親，正在棹前坐着，聽見我這請求，轉過臉來，對我說道：「你也願意買個笛吹！嘿！一個笛子值錢不少，依我看來，先等幾天，後來再說罷。」我聽見父親的推辭話，就又哀求道：「父親哪！買個賤的也可以，因我十分願意學習吹笛。」

「是了罷！你既有這樣的心火，可去買一個小白鐵的，上我的賬罷了。」

我感謝了父親的恩典，就去買去了；半點鐘後，買來了一個很好的小笛；從這時候天天演習，多加用心，工夫不大，把知道的曲子，全學會了，緊接着又找那雅緻的音調。

哎呀！我若知道這個小笛，着我們兄弟二人，將來受的困苦，必把他扔在火裏燒了；可惜，我是一點不知道，也沒有什麼光景，驚醒我的心，於是昏迷不覺，不免投入死險去了。

第二節 在軍港的光景

我既願意上海裏拿魚，但還有件難事，就是得求父母

的准許，不能私下出灣；又因不欲獨自起身，就找了我兄弟亞爾馬（Armann）去說：「馬尼！馬尼是他的奶名，同我的小名腦尼一樣。」明天你願意坐着小船上海裏逛一遭去麼？」

「一定願意，請問你去那裏作什麼呢？」

「有一件稀罕的事情，讓你看，我給魚吹音樂去。」

「給魚吹音樂去！你想牠們來聽麼？」

「那是一准的，不但都要來聽，你還要看見牠們，跟着我走，別說了！如若再說，咱母親知道了，必不許我們出去。」

馬尼允了我的請求，我就去找我的母親，求她開恩；恰好，母親一聽，立刻就准許了，但還是照常囑咐我

們，要在好天出去，另外別上遠地方去。我的意思，原來是上遠方，找個寬大地方，聽見母親末了囑咐的這一條，就很不耐煩，雖然如此，我感謝了母親的好心，小心謹慎的，不教她猜透我的意思，就辭別了母親。哎呀！我這就要違背母親的教訓，不久，是必要重重受罰的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天氣很好，展藍的青天，通紅的太陽，空氣又清亮，又溫和，滿地裏的野花噴香；我們二人，能得這般的好天氣，真是快樂的了不得。早早的我們就預備起身，先把我們的紅綠小船，搬到水裏，然後又收拾釣魚的東西，找了一根細長繩子，在頭上拴了一個小鉛魚，口啣着兩個魚鉤；又找了一塊破紅

布，掛在鈎上，代替了虫子。我們把各樣的東西，預備妥當，我命馬尼上船，正在起身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老婆兒。

這個老婆兒，本是一個寡婦，名叫道爾弟 (Thordis)；但不知何故，人都用我們的祖先，給假先知人們，起的名字互拉 (Vatn) 尊稱她，其實，這個寡婦，是個熱心教友，決不是個假先知。

道爾弟來到我們這邊問說：「孩子們，你們上那裏去？」
「上海灣裏釣魚去。」

道爾弟看見從我衣囊裏，露出來了一個白鐵筒子，就又問道：「莫非你們吹笛去麼？」

我駭羞着答說：「是的，趕累的惶了，我們就吹一會兒

當解解憂悶兒。」

道爾弟睜了我一眼，說：「我不知道爲什麼，你們兩個着我這麼結記着。」隨後又慢慢的說：「盼望天主保護你們纔好！」

道爾弟說的這話，感動了我的心，迨了一會兒，他又對我說：「腦尼呀！你們別去玩了。」

「爲什麼呢？」

道爾弟看着馬尼答說：「怕你們遇見禍患，因爲兩個孩子，去海裏遊玩，是狠危險的」

我猶豫不定，正想不去玩了，馬尼喚道：「怎麼樣！腦尼，還不開船麼？」

「別忙，這就開船。我這麼答應了，假裝不害怕的樣

子，推辭道爾弟說：「母親已經許了，我們不願失了這麼有趣味的事情」

道爾弟又囑咐我們說：「盼望天主保護你們，但是別上遠處去，不出奧得立（Oddevri）海角纔好，在軍港裏，也有地方遊玩。」

「你放心罷，我們是狠明智的」

我的意思，是上遠方，找個清靜地方，若許給道爾弟，但在軍港遊玩，我們的目的，是萬不能達到的了；所以我先命馬尼坐下，然後我拜別了道爾弟，跳在船上，就離開了海岸；這時候，海水光澤如同鏡子，透亮如同水晶，真是好看的狠。馬尼喜歡的鼓掌說：「好看！真好看！」

我一連搖了幾棹，渡過沙灘，來到了深處。馬尼兄弟，年紀太小，不能搖棹，只可掌舵，所以我對他說：「馬尼你真是個勇敢孩子，今天你掌舵罷。」

馬尼聽罷，立刻前去施行，我坐在凳子上，搖着船棹，就在水面上走起來了。走的時候，看見太陽光照的海水如同金銀，離海灣不遠，有一片深淵，水發綠色，各國的軍船，多如雲集。馬尼見了，對我喊說：「腦尼！我們不上那邊看看去麼？」

我答應說：「馬尼，我們還有工夫，你向那邊拉舵罷。」我們走到那邊，看見有一十多隻，從丹國高傍納各城（Copenhagen）來的商船，哪威國的一隻漁船，還有一隻英國的遊船，緊靠北邊，就是法國的拉傍道爾（LaPandore）

戰船，又大又好看，來到港裏，已經有好幾天了，不多幾日就要歸回法國。除此以外還有無數的小船，往來不斷，那般光景，真是悅樂我們的眼目。

馬尼向最近的丹國船拉舵，我搖着船棹，照定從高傍納各城來的拉瑟爾 (Rachel) 船去了；這隻船又美麗又好看，周圍鑲着紅色的欄杆；正在遊行的時候，忽見在愛爾大 (Hertha) 船邊上，有一個素日認識的小水手喚道：「恭喜！恭喜！」同時又聽見愛爾大船上的水手，招呼我們說：「你們上那裏去？」

「我們散心去。」

「上來玩罷。」

「多謝，你老，我們不敢上去。」

「誰禁止你們？」

「我們的母親。」

「爲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大約她怕爲我們有害處。」

「不要客氣，怕什麼呢！上來玩罷。」

「不敢，不敢，從前有一天，一個小孩兒，上了外來的船，人家把他帶着走了，到如今還沒有音信。」

水手們聽罷，有一個人說：「這纔是沒有的事哩！你們先等一會，不久，我就回來。」

他說罷這話，就進了船艙。這個時候，誰知道他有什麼意思，我不得不加小心，把船弄的遠些，等他出來。果然，等了一會兒，他從艙裏出來了，扔給了我們，

兩個大橘子說：「你們吃罷，好解解乾渴。」

我道謝了他的善心，馬尼也向他抿了抿嘴，感謝了他，遂後我們就向那隻美麗的英國船去了。這一次，爲細心觀看，我們就慢慢的轉遊着走，恰好，正在轉的時候，有幾個英國人，頭戴小紅帽，身穿小紅衣，又稀罕，又奇怪，他們上了船面，打着手式，招呼我們道：「好孩子！」

我們聽見，答說：「好！」

這個「好」字，就是我們學的英文，別的，我們都不會了。

他們連笑帶喚的又道：「好孩子！好孩子！」

我們也連三帶四的答說：「好！好！好！」

我們這次遊玩，按着次序，把外來的船，全參觀了一遍，真是有想不到的快樂。末了看的就是法國拉旁道爾戰船；這一隻，更是美麗無比，我們看的工夫，也很長久，不但水手們，全都親熱的樣子，問詰了我們；還有無數的孩童，又伶俐，又活潑，面戴褐色，頭髮漆黑，全是候補法國海軍軍長的家人，我們彼此相望，互相問安；但他們都說法文，弄的我們，濛頭轉向，一點也不懂得。

馬尼兄弟，見這光景，問我道：「我們不同他們說句話麼？」

「想着說幾句，但是我們不會法文。」

「你不會喊拿破崙（Napoleon）麼？」他們一定懂得。

「你想行麼？」

「二准行了，你快喚罷，看他們答應什麼。」

我開口喚道：「拿坡崙！拿坡崙！」

果然，引來了許多人，什麼水手，什麼孩童，越來越多，都圍着欄杆，低着腦袋，笑嘻嘻的，看我們這兩個伊斯蘭人。

馬尼這時候，面色強壯，身體康健；他的大哥，我，面色發黃，我們兩個的頭髮，正明澈亮，真相兩個伊斯蘭人；看俺兩個的光景，攙在那紫紅色的水手當中，似有不自然的樣子。

我們玩了一會，我對我兄弟道：「咱們走罷，馬尼，人家不住眼的看我們。」

馬尼答說：「是的，我也看出來了。」

我們辭別了他們，正要開船，忽然來了一隻靠岸的小船；我們急忙與他躲開了個空兒，遂後就想着起身，這個時候，只聽得吼的一聲，從艙裏出來了一個人，拿着船棹扒我們的小船；我同馬尼，想法躲避，發奮爭鬪，但白惹人大笑，沒有成功；那人用兩隻大手，拉住我們，命我們在船梯底下，等個音信。

我見這個光景，就對馬尼說：「這可怎麼辦罷！我們這不是成了法國的囚犯了麼！」

馬尼答說：「真也奇怪，他抓我們，為什麼帶着喜歡的模樣呢？」

「我想是鬪着玩哩，我們不用害怕。」

恰好，剛說完了這話，忽見一位軍官，從上邊下來，笑嘻嘻的，領我們上去；看他的樣子，不欺負別人，所以我們也不推辭，就跟着他上去了。

走到船上，有許多人，迎接我們，我們向左右，行了個見面禮兒，那位軍官，又領我們前行，在這船上，有許多光亮的大炮，離炮不遠，有幾個崗兵，帶着明光光的洋刀，來回的行走；我們走到船梯前邊，軍官領我們下去，進了一間很好的客廳，門窗戶壁，各樣陳設，都是十分清潔，很有次序；軍官命我們坐下，從櫥子裏拿出來了一本像片，教我們看看，他就走出去了。

他走了以後，我對馬尼道：「真是奇怪，活像我們遇見

了，明訪夜談 (Mille et une nuits) 那部小說上，述說的事情。馬尼答說：「是的，他們待承我們，比那部小說上，述說的王侯還強。」

「馬尼，你看着他們，要教我們作什麼呢？」

「我怎能知道呢！莫非領我們上法國去？如同從前土耳其 (Turcs) 人，帶着咱們伊斯蘭人，上了亞爾日里 (Algérie) 地方去了麼？」

馬尼想的意思，引的我哈哈大笑，然後我又對他說：「盼望不是那樣；你該知道，土耳其人，待我們伊斯蘭囚犯，如同奴才，法國人，不是這樣，他們的性情，是很良善的，待承別人，也是很謙和的。」

「我不願意上法國去當奴才，既不是那樣，我也願意

上法國，開開眼去。」

很好！不用疑惑了，我想不到滿你的盼望，是這麼快當。」

正在連說帶笑的時候，聽見屋門，噹噹響了兩下，抬頭一望，看見船上的廚子，身穿白衣，進來問了我們個安好，放在桌上，幾碟點心，斟了兩杯白酒，又向我們，把頭一點，就出去了。廚子走後，馬尼對我說：「法國人真是良善！」

我答應說：「真的，你說對了。」

說罷這話，我們就用點心，同那有滋味的白酒；恰好，剛一吃完，那位軍官，又進來了；我們把手一拉，說了幾句道謝的話，他又領我們，到了船頭上，進了一

間很亮的小屋。在這屋裏，有一位先生，把照像匣子，早已預備妥當，正等着我們；我們趕緊的把衣服，整理齊備，他命我坐在像匣前面，馬尼兄弟，立在我身旁，一支手扶着我的肩膀；展眼之間，小勾一動，就把我們照上了。那位先生，向我們點頭，說了句道謝的話，我們從屋裏出來，就又上了船面；無數的孩童，爭着同我們談話，我們不懂法文，只用拿坡崙三字，是談論不長的，臨走的時候，還有許多伶俐的小孩，送到我們船上，扔給了我們好些點心，葡萄乾；我們彼此說了個『再見，』就起身釣魚去了。

第三節 釣魚

我們臨別拉傍道爾(La Pandore)船的時候，大家全都脫帽，搖着慶賀我們，我們不願意丟人，所以就照準了方向，用力搖棹，勉力前行；馬尼兄弟，年纔八歲，看他掌舵，那般穩當，真如同一個老水手，我坐在橙上，使勁搖棹，小船走的，十二分的快，闖的海水，常常起浪，幾乎流到船裏；搖的工夫長了，不由的力量困乏，我把船棹放下，就任小船，自己在水皮兒上，慢慢的前行，對馬尼問說：「馬尼，我們這次遊玩，你覺着喜歡麼？」

馬尼答說：「喜歡的了不得，在法國人那裏，更是不用提了。」

「是的，我們如今明白了；他們願意的，就是給我們照像，用這個法子，就把我們，帶到法國去了。」

「腦尼，你嘗着他們的點心，好吃不好吃呢？」

「不該常談論吃喝，馬尼，我們想法釣幾條魚罷。」

「我該們找個好地方。」

「我們找着了，在這裏，就可以停船，下我們的鰲魚。」我們真是糊塗，忘了母親，和道爾弟的囑咐，出了軍港，來到了海灣邊上；我放下船棹，又對馬尼說：「馬尼，我們在這裏，但釣六條魚，一條爲父親，一條爲母親，第三條給咱姐姐，第四條給僕婢，末了兩條，爲咱們二人，釣完這六條，我們就奧得立（Oddevri）海角去，在那裏，用我的小笛，再勾引別的。」

「不錯，你說對了。」

馬尼許了，我把鉛魚拿過來，扔在了海裏，馬尼喜歡的樣子，對我說道：「讓我先釣頭一條罷。」我答應說：「你既是願意，我很喜歡讓你，但是頭一條，爲咱母親，因爲她很喜歡比目魚。」

「是了罷，我釣條比目魚。」

說罷這話，我把繩子，就交給了馬尼。

這根繩子，是很長的，馬尼從水裏拉出來，在他手腕上，得纏一百多遭，馬尼知道比目魚，是喜居深處的，就把鉛魚，下的很深，差不多，達到了海底，然後他把海貓的架式一拿，就留心看守起來了。這個時候，我從衣囊裏，拿了一塊法國點心，含在嘴裏，覺着很

有滋味，馬尼說的，真是不錯；正在喜歡的時候，馬尼喚說：「一條比目魚吞食呢！」

「拉上來罷！」

馬尼一拉，就又喚說：「沒有了！牠又跑了！」

「馬尼！不礙的，在這裏魚很多，不久，你就要釣住一條別的。」

果然，魚釣還沒有到底，馬尼又喚：「又一條！」

「馬尼！這一條，不是比目魚，因為魚釣，還沒有到底，我想是條鯊魚，你估量是條大的麼？」

「不是大的，一定是條小的，因為牠奪食的勁頭很小。」

「真是不幸！不論如何，拉上來再看罷。」

馬尼拉到船上，果然是條小鯊魚，跳躍了一會，然後

躺在橙子一邊，就不動了。

馬尼仔細一睜，說：「這魚真是奇怪，在牠的鼻尖上，有一個黑點。」

我慢慢的把魚釣，從上膛上摘下來，對馬尼說：「這條魚，實在太小，你願意放了牠麼？後來，再釣比目魚，不要這鱉魚了。」

「放了牠罷！這麼，我們也算作個好事。」

我把小魚，向海裏一扔，那魚箭直的就鑽到水裏去了。馬尼又把魚釣，送到海底，剛纔二分鐘的工夫，他又喚說：「又一條！」

馬尼拉到船上，正是一條比目魚，他把牠卸下來，放在艙裏，說：「這一條，給咱母親，如今你釣那五條別

的罷。」

我答應說：「很好。」

我把繩子接過來，願意釣幾條鰲魚，就把魚釣，沉下了幾尺去，工夫不大，覺着有魚，輕輕的吞食，又過了一會，使勁奪了一下，於是我就連拉帶喊的說：「一條大鰲魚！」

馬尼仔細一看，對我喚說：「你釣住了兩條，腦尼，一條大的，一條小的，一個釣上掛着一個。」

這條大魚，長有尺餘，我把牠卸下來，放在比目魚那邊，就收拾那條小的，這條小魚，同馬尼剛纔釣的一樣，在鼻尖上，也有個黑點，看牠嘴裏，又有一個傷痕，所以就一定是先前釣住的那一條。

俗話常說：「死生有命」上一次，饒了牠的活命，這一次，又釣住了牠，於是馬尼對我說道：「腦尼，這一次，別放牠了，我們留着牠罷。」

我答應說：「是的，這一條，爲你用，那條大的，給咱父親。」

我們這次釣魚，非常的順當，十分鐘的工夫，又釣住了三條；我把這六條，收放起來，我搖着棹，馬尼掌着舵，就一溜烟的往北去了。

走到奧得立海角，累的出了通身大汗，我放下船棹，休息了片時。我們的小船，飄在這深水地方，雖是清靜雅緻，到底不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一來下潮的時候，海水落的十分急緊，二來上潮的工夫，更是烈害，起

的波浪，常湧至陸地；海角那邊，很是寬大，緊靠北邊，就是大西洋，所以我們，小心謹慎的，轉輿得立險角。

我們的本心，不願意冒險，但因一時的粗心，但想吹笛拿魚，除此以外，什麼也不想，不覺不知，到了危險地方，我囑咐馬尼說：「如今該格外留心，當我吹的時候，你往水裏瞅着，看魚是否出來。」

馬尼答說：「是了，你快吹罷。」

馬尼伏在小船旁邊，我就吹各樣的曲子，吹的工夫不小，看見一個水泡，沉在了水面上，我想一定是個魚頭，要露出來；我們連看帶聽，估量是我引上來的；到底等了半天，那魚總不出來，馬尼兄弟，覺着工夫

長了，不見有魚上來，就對我說：「我想牠們離這裡很遠，爲什麼還不上來呢？」

我生氣答說：「莫非亞爾內各蘭哄了我麼！」緊接我又說：「我想是不能的，因他告訴了我，若魚不立時出來，也不可失望，我們勉力着罷！」

我說的這話，又振作了我們的精神，就又等起來了。

第四節 冒險

我們連吹帶看，忙迫的很，忘了觀看天氣，及至涼風大作，抬頭一望，看見濃雲滿天，大霧下降，慢慢的遮住我們的眼光，看不見海岸了。這半天的工夫，我們真是難受極了，最可怕的，是到了下潮的時候，海

水落的，那麼迅速，眼看就把我們，從奧得立海角，冲到大西洋裏去，馬尼兄弟，首見光景不好，對我喚說：「腦尼，我們怎麼着了！爲什麼不見陸地了呢？」我向四外望着，驚訝着說：「看不見陸地了麼？」馬尼說的不錯，我向四外看了半天，除了一片大霧，什麼也看不見了，我立刻嘆道：「吾天主！吾天主！我們可沒有命了！」

嘆罷，我把小笛，向艙裏一扔，就對馬尼說：「馬尼，我們快向海角那座城使船罷。」

馬尼跑到船舵那邊，兩個小眼，望着我問說：「那座城在那裡呢！我不知道向那邊拉舵。」

我聽罷這話，又向左右一看，東西南北，全不分了，

待了一會，纔知道海水，已經把我們冲到了遠方，但見許多山巖，沙灘地方，是看不見的了，就是到了海岸，也是難以上去，我們可怎麼着罷！這不是入了死網麼！

馬尼兄弟，兩隻手扶着舵杷，不住的望着我哭，等我拿個主意；在這光景當中，我又問說：「那邊是南呢？」馬尼向左右一望，想了一會，搖着腦袋答說：「腦尼！我看不出來。」

「我也看不出來，快求天主保護罷。」

我們兩個，立着不動，眼看那霧，越下越大，我拿起棹來，用力搖動，小船雖飄飄蕩蕩的走，總不曉得是向那裡行，或向那座城走；我的意思，本願逆水行舟，

但是推車上山，實在不易，若順流北下，則又如啞吧吃黃蓮，有口難言了；返來覆去，拿不定主意，就把船棹放下，又靠着馬尼坐下了。我們兩個，悄悄的坐了幾分鐘，馬尼問說：「爲什麼你不搖了呢？」

「哎！既不知道方向，搖棹也是無用，估量你也是不知道的罷？」

馬尼先默默不言，然後嘆道：「真是可怕！」

我接着說：「是的，我們在這裡，真算得十分危險的了。」說完這話，我們閉口不言，也不動彈，就看那目前來往的魚，看了一會，我見馬尼，眼含淚珠，不住的瞧我，我心感動，拉住他的手，吃了一驚說：「可憐的馬尼呀，你一定冷了，你的手很涼，你的面色發黃，你覺

着有點不舒大付麼？」

馬尼答說：「不錯，腦尼，但是不甚烈害，不過覺着冷些罷了。」

「可憐的小兄弟！我真難過，不能安慰你。」

我知道我們這就要起頭受苦，我本來不願意告訴馬尼，到底寒氣，一會比一會的烈害，天氣一會比一會的黑暗；天是已經黑了，或是下的霧又大了，我們既不知道方向，所以也不曉得什麼時候；我很愛慕馬尼，不忍的看他受苦，我把他抱在懷裏爲減他的寒氣，馬尼兄弟，把頭靠在我的胸膛上，合下兩眼，就不動了。我抱着馬尼，工夫長了，見他還是不好，他的面貌，

越法發黃，回心一想，這些困苦，都是我一人招惹來的，我真後悔的了不得。過了一會，馬尼睜開眼，問說：「還看不見陸地麼？」

「哎！怎麼能看見呢，我們常是向汪洋裏行走。」

馬尼又說：「爲什麼這麼冷呢？我願意睡一會覺，但是凍的，總是睡不着。」

我聽見馬尼話的，真如利刀刺心，一來沒有被子，二來沒有衣服，正在作難的時候，忽想在我們衣囊裏，還有些點心，葡萄乾，用來雖不能避寒，至少可以充饑，所以我就問馬尼說：「你餓了麼？」

馬尼答說：「餓一點，但是冷的更利害。」

我說給馬尼，還有點點心，可以充饑；我趕緊的拿出

來，一齊吃罷，吃了以後果然覺着有點效驗，我們的身上，也有了勁頭，到底寒氣，還是不見減少，工夫不大，把我也冰透了，後來我又一拉馬尼的手，凍的如同冰凌，看他的面容，如同死人；莫論如何，我該打救這個苦命孩子，我的血脈，尙較剛強，所以我把套衣脫下，就對馬尼說道：「馬尼，快跑過來，我給你披上這件套衣。」

「別這麼作，腦尼，那麼，你就快凍病了。」

「不礙的，我比你年紀大些，可以避點寒冷，快讓我給你披上罷。」

「腦尼，我不信你脫去套衣，能避這麼冷的天氣，你披着牠罷。」

「怎麼不能避寒呢！你忘了去年我從亞居來里（Akureyri）往亞爾地方去的時候，下着大雪，我竟奔走了好幾點鐘，從此看來，我不是能受凍的了麼？」

「你不是凍病了麼？」

「凍病了是不錯的，到底一宿的工夫，我就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連點病根也沒有了。」

馬尼聽到這裏，無言對答，就讓我給他披上，把扣結好，我們一齊坐在橙子那邊，將眼一閉，就想安歇一會，工夫不大，我把眼睜開，瞧了瞧馬尼，見他的模樣，漸入佳景，合着兩個小眼，似睡不睡，我低聲問說：「你睡着了麼？」馬尼一聽，立刻睜開眼，把頭左右搖了幾搖，立起來答說：「你猜我想什麼？咱們還沒有

念晚課，我想不能睡覺；咱母親說過，誰念罷經睡覺，他睡着的很快，也睡的很平安；腦尼！我們念晚課罷。」

「是的，咱們念罷。」

我們跪在艙裏，念罷自己平日在家安歇以前念的那經，然後我求馬尼，高聲唱那端獻身的經文，這一端經，本是我母親教會馬尼的，我連點頭緒也不摸。

馬尼聽命，捧着手，高聲唱道：「吁耶穌！願爾一手爲我之寢牀，一手爲我之被褥，不使諸害近於我；吁耶穌！孩童之友，我願永不遠離於爾，懇求爾於我臨終時，速取我靈於爾手，送至天國；吁耶穌！更願今夜，遣爾喜愛純潔之天神護衛我等牀傍，因其保護，俾得免諸災害，亞孟。」

馬尼唱罷，我們一齊又念了一端天主經，把胳膊一跨，就又坐下了，馬尼覺着有了依靠，問我說：「如今好些了，是不是？」

「是的，我也覺出來了。」

「你也覺出來了？」

「不錯，我也覺出來了。」

「咱母親也說過，若我們熱心求天主，真心依靠他，他常聽我們的祈求，剛纔我們求了天主，所以我們不用害怕，天主同他的天神，如今同我們在一齊。」

馬尼的話，平常我都聽慣了，到底這一次，却大大的感動了我的心，不覺不知的眼圈發紅，淚珠也就滴滴打打的流出來了，弄滿臉全濕，馬尼拿定了主意，又

對我說道：「如今我們睡罷，天主必定搭救我們。」我知道馬尼的靈魂，離天主最近，他說的話，好像天主在他嘴裏說的；馬尼是個熱心無罪的孩子，凡認識他的，沒有不愛慕他的，在這危險當中，他如同我的護守天神，幸虧了他，我們這纔念了晚課，他說的話，不但感動了我的心，也教我有了依靠，我們躺在船上，彼此靠着，跨着胳膊，就睡起來了，這個時候我們的小船，在大霧當中波浪催着，天神保護着，一溜煙的向大西洋裏走起來了。

策五節 鯨魚之驚

我們睡了多大工夫，我是不知道的，但是覺着船一搖

動，我們忽然滾到艙裏，摔醒以後，聽見一個很大的聲音，彷彿一陣暴雨，打的船版，噹噹的山響，闖的小船搖搖蕩蕩，實在不安，最奇怪的，沒有風絲，暴雨忽然停止，我們想法起來，但是嚇的，腿麻肘酸，一步也難行走，縱是勉強起來，也是非再跌倒不止，只得雙腿跪着，聽那聲音，越颺越大，越聽越近，不由的我們出那怪腔怪調的聲音，害怕的招呼；再看那霧，又黑又暗，遮住我們的眼光，更是莫大的困苦，我們兩個，默默不言，真是非常敗興，末了馬尼問我說：「既沒有風絲，這些波浪，是從那裏來的呢？」

「哎！馬尼，我怎能知道呢！」

「剛纔落的那陣暴雨，如今忽然沒有了，又是從那裏來

的呢？」

「我一點頭緒也摸不着。」

話才說完，我向四外一望，看見波浪，越起越大，十分兇猛，與平日的穩浪，大不相同，馬尼害了怕，躺在我懷裏問說：「誰弄的海水這麼不安呢？」

我答應說：「許有幾隻大船，要在我們這邊經過，若不是船來，必是地震。」

剛說完這話，有一浪頭，闖的小船，側側歪歪，弄的我們，天昏地黑，又害怕，又驚訝，有心察看波浪，是從那裏來的，不幸剛一睜眼，看見不遠，約有數尺，有一個狠大的怪物，黑如煤炭，真是令人可怕，不久，又見一溜白煙，自下而起，嗚嗚的聲音，越聽越真，轉眼之

間，烟變爲雨，滑滑下降，弄的我們，渾身淨溼，我仔細一瞧，這纔知道，我們是在一夥鯨魚當中，所見的怪像，就是那些鯨魚，借着海水，戲弄出來的，我們在這地方，是很危險的，那些鯨魚，最不怕小船，如果有一條大的，在我們船底下出來，比蠟核桃皮還容易，蠟到空中，弄翻了小船，我們更是沒法救的了；所以急急忙忙，一分不敢耽誤，趕緊的脫離這個危險；先命馬尼去後邊掌舵，然後我拿起棹來，用力搖動，小船就箭直的去走起來了；走的時候，看見那些鯨魚，露着半截身子，用尾巴打着海水，全都慢慢浮遊，走了不大的工夫，我們就出了危險，到底還願意遠離那個地方所以我又接着搖了一會，然後放下船棹，就靠馬尼坐下了。那夥

鯨魚，嚇的我們，魂不附體，十分害怕，真是苦到極點了；末後馬尼問我說：「什麼時候了？」

「估量有半夜了？．．」

「我想半夜多了，至少得過兩三點鐘．」

我聽罷這話，覺着馬尼說的不錯，因為我們睡的工夫，實在不小，這個時候，馬尼的面容，似有失望的光景，爲教他暖和一會，我命他搖棹說：「馬尼！你搖一根棹罷，你的年紀太小，不用搖兩根．」

馬尼搖着一根，我搖着一根，就接着前走，走了一會，馬尼對我說道：「你命我搖棹，是個很好的法子，如今我覺着好的多了．」

「那麼，你再搖一會罷．」

馬尼聽命，又接續搖了一會，忽然起來，害怕的樣子，喊我說道：「你看！我們船裏有水了！」

我一聽這話，往下一瞧，果然從底下流進來的水，已經蓋住了船底；眼看那水，越進越多，若不趕緊塞住窟窿，不久灌滿了小船，我們是非死不可的了。

伊斯蘭島上的船，在船底下，都有個窟窿，用木塞堵着；我們的小船，在海裏被水流催着，又被波浪打着，估量是塞子掉下，海水纔可以進來；我趕緊的拆開幾塊版子，跪在下邊，伸着胳膊，摸那窟窿，果然摸着以後，那個窟窿，四敞大開，我猜的真是不錯，於是大聲喚說：「馬尼，沒有塞子了，你趕快找罷。」

馬尼爬在橙上，各處尋找，到底總是找不着；我用手

堵着窟窿，跪在水裏，弄的渾身淨溼，常打冷戰，還不能完全抵擋往裏流水，所以又對馬尼喚道：「馬尼呀！求天主保護，快過來相幫我罷，你看這水，已經到了我的膀子，我自己實在擋不住了。」

馬尼道：「我看不見木塞在那裏，真是不容易找着，我一聽這話，正想失望，忽然想起來了一個狼好的法子，就對馬尼喚說：「馬尼！快拿你的刀子，割下我的袖子來罷。」

馬尼聽命，趕緊的割下來，遞在我左手裏，我將牠捲成布捲，堵在窟窿上，起來一看，已經灌滿了半截小船，這個時候，很是危險，若不趕緊舀水，起一陣暴風，來幾個浪頭，就壞了我們的事了；可惜，我們上船

的時候，忘了帶筲，找了半天，也沒有找着，氣的我們，濛頭轉向，不知道作什麼好了，馬尼忽然提醒我說：「用咱們的帽子不行麼？」

我答應說：「對了，馬尼，你想法子不錯，咱們快動手罷。」

說完這話，我們灌滿了帽子，就從上邊倒在海裏，俗話說的不錯：「鋼梁磨銹針，工到自然成。」我們用的傢伙雖小，舀的雖慢，終究也舀完了，沒有水了，隨後看見木塞，在船底上，兩塊板中卡着，我急忙取過來，堵在窟窿上，然後用一根釣魚的細繩子，把袖子拴在我的濕褂子上，脫離了這個危險，我們跑到小船後邊，就安穩穩的坐下了。

我們在這孤獨的小船上，在這霧夜當中，又冷又害怕，真有死的危險，我難受的大聲嘆道：「盼望天主搭救我們纔好！」

馬尼安慰我說：「既是我們已經求了他，他一定想法搭救我們。」

「馬尼呀！我們在這裏，是狠不好的先兆，恐怕不久，就壞了我們的事了。」

「你說的不錯，但是咱母親說過，天主不立時允我們的祈求，是爲試探我們的心。」

「馬尼，你求天主別再試探我們了，我實在受不住了。」

「可憐的腦尼呀！你沒有穿着你的套衣，你一定是凍的惶了，我把你的還給你罷。」

「不用，不用，你穿着罷，我不穿牠了。」

這時候，我勉強馬尼披着，他又對我說：「天主這就要快救我們了。」

我們一面求天主，一面等着救命的人，凍的我們，渾身全麻，什麼也不覺了；末了，馬尼又對我說：「咱們再念端天主經罷，這麼，天主必定趕快的救我們。」

我們念完了，不言不語，隨又等起來了。

第六節 許願

我們不言不語的等着，甚覺困乏，很是寒冷，凍的我們，面色焦黃，渾身打戰，真如同兩個要死的人一般；再說我的身上，但穿着一件小褂，袖子還是好歹二三

的細在膀子上的，我們真算苦到極處了，天主若不趕緊搭救我們，我們是非凍死不成的了，正在默默不言的時候，馬尼問我說：「腦尼，你怎麼樣了？」

我答應說：「一點力氣也沒有了，我想你也是到了勁頭上了罷？」

「是的，我覺着幾乎昏過去了；腦尼呀，我想起來了一個很好的主意，估量咱們一定能作，人家傳說，水手們在海裏，遇見危險，如同我們這時候一樣，全是在天主台前許個願，求天主搭救，我們如今也許一個願，天主搭救我們，必定更快。」

「你想法子，真是不錯，到底我們許什麼願好呢？」
「你想不起來，咱母親對我們說的，在外教人地方，那

位傳教士的事情麼？我們許個這樣的願，不好麼？」
「很好！我想起來了。」

我們的母親，本有部聖方濟各沙勿略 (St. Francois-Xavier) 聖人的行實，有的時候，她就給我們述說聖人在印度 日本傳教的事業，我們也全記住了；馬尼一聽我說想起來了，就問我說：「你記得在印度 日本傳教的，是那位聖人呢？」

我答應說：「記的很清楚，就是聖方濟各沙勿略聖人。」
「對了，腦尼，那麼，咱們在天主台前，許個願罷，到我們長大成人，咱們就效法這位教士，上外教人地方去傳教。」

我聽罷這話，打了一個冷戰，覺着這願有點不自量的

勁頭，想了一會，就對馬尼說道：「這是很大的願！到底我也願意同你一齊許這個願。」

「腦尼，那麼，咱們趕快許罷，如今還不算太晚。」我們收斂自己的心，跪在船上，就許願說：「天主若從這危險裏，把我們救出去，將來我們一定要上外教人地方去傳教。」

許完了願，我們東瞰西望，狠不能的，盼望快來個救命的船；看了半天，什麼也沒有看見，所以又坐在橙上，就又等着，這個時候馬尼的面容，更不見佳，幾乎凍死，我把他抱在懷裏，用胳膊摟着他，馬尼合下眼皮，把腦袋向我胸上一靠，一動也不動了。

我見馬尼這個樣子，打了個冷戰，就自己想道：「莫非

馬尼不醒事了麼？他是睡着了呢，或是死了呢？」「想罷，隨後又嘆息了」一聲說：「吾天主！吾天主！快來救我們罷！」

恰好，剛一嘆罷，馬尼把手一動，但還是不睜眼，伸着胳膊，不斷的嚙嚙：「耶穌。」

馬尼平常睡覺的時候，常是三六九的說夢話，這一次，我想他又是作起夢來的，所以我也沒有叫醒他；過了幾分鐘，他把眼睜開，用手擦了擦眼皮，向左右一望，濛頭轉向，如同從遠方回來，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了，我見他醒了，看着他的面容，有了血色，就問他說：「可愛的馬尼呀，你睡的很平安，我想你好點了罷！」「不錯，到底我後悔一件事，就是醒的太早。」

「我估量也是這回事，大半我也能猜透是爲什麼緣故。」
「什麼！」

「我想你作了個好夢，因你不斷的嚶嚶：耶穌。」

馬尼一聽，又驚訝，又奇怪，變了點模樣，瞪着眼問說：
「我真喊『耶穌』了麼？」

「是的，不但你呼喚『耶穌』，你也伸着胳膊，笑了一會，如同會人說話的一樣；你願意對我說說你作的這個夢麼？」
馬尼先有點作難的光景，後來對我說道：「我狠願意對你述說一遍，因爲不長，一會就能說完。」馬尼說罷這話，就述說夢道：「自從我們許願以後，我就睡着了，夢見在印度日本傳教的那位大教士，從天降下，拉住我的手，領着我飛，飛來飛去，飛到一座大城裏，離這

裏狠遠；在這城裏，有一座聖堂，十分體面，他領我進去，看見耶穌在祭台上等着我，我趕緊的向耶穌開了快步，耶穌也和顏悅色的來迎接我，跑到聖堂當中，到了耶穌跟前，耶穌剛一抱我，我就立刻醒了。」

我聽罷這夢，覺得心中感動，就對我兄弟說：「這真是個好夢！」

馬尼答說：「不錯，我在耶穌懷裏，狠是喜歡，那般福分，我實在不能對你述說。」

「馬尼呀！耶穌狠愛慕你，我估量這夢，是表的我們快不受苦了。」

馬尼答說：「我也那樣想了，如今我敢說耶穌快來救我們了。」

第七節 得救於法艦 (La Pandore)

我們剛說罷這話，聽見從遠方來了一個半清不清的聲音，我問馬尼說：「你聽見了麼？」

「聽見了，你猜是什麼聲音呢？」

「我不知道。」

說罷，我們站着不動，如同泥態，就又細聽；聽了幾分鐘，還是聽見一樣的聲音；我們兩個，彼此相望，不言不語，聽那聲音，接續不斷，越發越大，我心猛然大開，就喚叫說：「馬尼，這一定是一隻船，從霧裏上我們這邊來了。」

「嘿！一隻船！那奇怪的聲音，是從那裏來的呢？」
「那是船上汽笛的聲音。」

馬尼高興喊道：「這麼，我們能得救了，快感謝天主罷，這一定是天主打發來的。」

我們一齊跪下，感謝了天主，然後我又說道：「馬尼，咱們再出一會力罷，你掌着舵，我搖着棹，快上那邊去，不着那船，在這大霧當中，看不見我們，就穿過去。」話一說罷，我們照準方向，衝着那個聲音，用力搖棹，就箭直的找那救命船去了。走了不大的工夫，看見從霧裏，露出來了一個黑東西，馬尼自己嚙嚙着說：「那個黑東西，如同一座山一樣！」

且說那個黑東西，不是別的，就是那隻大船，因為下了大霧，所以顯的很大，如今我們爲着船上的人，或是打更的，看見我們，我就趕緊的向那邊擺船，對馬尼

喊道：「我那小笛，在你後邊哩，快拿起來使勁吹罷。」
馬尼吹着，我用力喚道：「救命！救命！」

我們連喚帶看，看了半天，也看不見打更的，我就自己想道：「真是奇怪！平常打更的，是在船頭上的，怎麼看不見他呢？」想罷，又接着一瞧，見他在第二層裏，他的臉面，正背着我們；我們的小船，越走越近，不久，船上的欄杆，遮住我們的眼目，隨又不見他了。我們離船近了，看見正是我們昨天參觀的法國拉傍道爾戰船，想一定是今天早晨，出離了亞居來里軍港，如今正要回法國。

馬尼見了喊道：「真是想不到我們又遇見了牠！」馬尼說罷，我們又接着前行，離船還有六尺之遠，馬尼又發

愁問說：「沒有人看見我們麼？」我答應說：「是的，連一個人我也看不見啦。」這個時候，爲我們的性命，很有關係，可惜，機器的響聲，壓住了我們的招呼，並馬尼的笛音，所以我們上了大愁，剛纔我們還在船前邊，如今這船走的不近了，眼看就要過去，還沒有人回答我們的招呼；恰好，正在發愁的時候，看見船梯那邊，有一根繩子，在欄杆上拴着，搭拉到水裏；我用船棹搗了幾下，拉住繩子，纏在了手腕上，又怕船一搖動，墮在海裏，隨就躺在了釘住的版凳底下。過了一會，繩子剛一伸開，就利利害害的勒了我一下，疼的我渾身全麻，如同割去了手似的，我們的小船，被繩子拉着，跳跳打打的跟着大船行走，馬尼兄弟，雖沒有力

量，也來相幫我；我們兩個，仗恃在大霧當中，船走的甚慢，這纔能把繩子拴在了版凳上，若不下大霧，船走的那麼快，我們是萬不能拉住繩子，結在凳子上的。剛拴罷繩子，我兄弟喊我說：「腦尼！我們丟了一根棹，你看那不是在水裏漂着哩麼！」

真是不幸，我們在拉繩的時候，那棹投在了海裏，如今見牠在水溜裏漂着，想撈也是撈不上來的了。

我們結好了繩子，就又喊叫救命！可惜，船輪的響聲，壓住了我們的嗓音，我們敗興不喚了，我就對馬尼說道：「該怎麼辦呢！」

馬尼瞧了瞧船裏，想了一會，對我便道：「腦尼！你看！在我們上邊，那不是個小窗戶麼？你用這根船棹敲敲

不行麼？」

「對了，你想的這個法子；實在不錯，怎麼我沒有想起來呢！」

說罷，我把棹拿起來，試巴了試巴，正拘到那個小窗戶，於是我連敲帶喊的說：「馬尼，這個法子，比我們喊叫，強的多了。」

敲了幾分鐘，馬尼就喚我說：「那不是個人麼？」我抬頭一望，果然是一個人，面發紅銅色，頭髮漆黑，兩個眼睛，又精神，又活潑，推開窗戶，往下瞧我們。

我見有人了，就招呼道：「唉！快來救我們罷。」那人不懂我的話，看了一會，也沒有答應什麼，就又關上了窗戶。我同馬尼，狠不放心，巴不得盼望快來個懂我們

的話的人，等了一會，看見在欄杆上邊露出來了一個腦袋，仔細一瞧，還是剛纔見的那個人，不大的工夫，接續不斷的，越來越多，全帶着奇怪的模樣看我們，打着手式的同我們說話，但是機器隆隆的山響，弄的我們什麼也不能聽見。

在這光景當中，馬尼嘆道：「怎麼他們不來救我們呢！我實在凍壞了！」

我勸勵馬尼說：「忍耐一會罷，不久，他們就來救我們了，趕我們到了上邊，你就知道他們待承我們是狠好的了，你不記得昨天他們招待我們，是狠良善的麼？」

「我還記得，你想他們給我們乾衣裳穿麼？」

「不用疑惑，不但給我們乾衣裳，還教我們躺在暖和的

牀上，也給我們吃喝。」

「那麼，我能暖和，我也就好極了。」

話一說罷，聽見上邊有一個很大的響聲，抬頭一望，見欄杆那邊打開了一個空子。馬尼一見，就自己嚙嚙說：「人家這就要順下梯子來了！」果然工夫不大，順下來了一個梯子，有一位軍官，同兩個壯年水手，向我們來了；走到我們這邊，水手把我們的小船拉過去，拴在梯子下邊，抱着毛線被子，跳在我們船上，有一個水手，拉住馬尼，命他站在橙上，那一個給他披上被子，就抱馬尼上去了。第二個水手，也願意那麼待我，但我不願意如同孩子，用力推辭，就自己跳搭着跑到了梯子那邊。水手見我露着胳膊，凍的面色發黃，渾身打

戰，趕緊的把我拉住，蓋上被子，也把我抱上去了。我們上船以後，有許多軍官，水手，及候補軍官的孩童，把我們圍了個四面不透風；看他們的面貌，甚不平安，狠不放心，同昨天真是大不一樣了。

軍官領着携抱我們的水手，走到船後，順着梯子，順着明光光的欄杆，就進了一間小屋。這間小屋，同昨天進的，大不一樣，在這屋裏，上下有兩個小牀，蓋着雪白的毯子；軍官打開帳子，又見有些藍毛線的被子；小屋當中，有一張桃木心的桌子，鋪着藍色的絨布；我們披着被子，軍官就命水手，把我們抱在了牀上，一個牀上一個；我不願離開馬尼，跑到他那邊坐下，軍官出了幾條命令，我們一點也不懂得，但他一會指着我兄

弟說，一會指着我說，大半是說的我們兩個。軍官給我們平脈，那兩個水手，向我們點了個頭，走出去了，馬尼對我啣嚙說：「這是一位醫生罷！」

我答應說：「放心罷，我們很平安，不用害怕。」

「你說的不錯，天主真是格外救了我們。」

「看起來，天主打救我們，真是奇怪！我們給天主許了很大的願，我不曉得怎麼能還這願。」

「放心罷，腦尼，天主自然相幫我們。」

說罷這話，聽見門外有人輕輕的敲門，醫生喚說：「進來，」立刻進來了兩個少年童子，如同我們這麼大年紀，一個端着一盆熱水，一個抱着靠身的新衣服，看他們的模樣，甚是穩重，走道用脚尖着地，想我們會

有什麼大病，怕我們嫌煩是的。他們走到我這邊，我給他們行了個見面禮，他們也還禮致敬，見我們沒有大病，就先相幫我們脫鞋襪，然後又給我們洗手洗腳。我們換罷衣服，他們命我躺在上邊的牀上，馬尼躺在下邊的牀上；正當給我蓋被子的時候，馬尼喊我說：「他們這麼待承我們，這不是願意着我們上法國去麼？」「不錯，但我們有什麼法子呢！唉！如今我們不用憂愁這個了。」

我們在牀躺着，蓋的甚厚，很是暖和，醫生命我們又喝了一杯美酒，更覺得熱氣充天，如同太陽；展眼之間，渾身普便了熱氣，我們不覺不知的把眼一合，就睡起來了。

我們睡的工夫，狠是不小，差不多有多半天；後來我聽見船上的汽笛一響，如要靠岸是的，我就立刻醒了，向左右一望，看見一個少年男子，在桌前坐着看書，他見我醒了，急忙跑到我們這邊，和顏悅色的看着我，我用伊斯蘭話問他說：「你知道如今什麼時候麼？」那個少年，笑了一笑沒有回答什麼，用手壓着我的胸膛，命我躺下，給我蓋罷好了，說了幾句話，弄的我濛頭轉向，聽見相似外國語，我却是一點也不懂得。我們兩個，狠願意談論一會，但是這個不懂那個問的，那個不懂這個答的；末了，我們搖着腦袋，哈哈大笑；這一笑可不要緊，就把馬尼笑醒了，他問我說：「腦尼，你如今怎麼樣呢？」

「我如今狠好，但是狠餓的慌。」

「我也覺着餓的慌了。」

馬尼說罷這話，就想跳到牀邊看我，那位看守我們的少年，急忙把馬尼拉住，命他又躺在了牀上，馬尼沒有經過這樣的光景，大聲呼喚我說：「腦尼呀！這個小孩拉住了我不讓我起！」

「不礙的，我這就往你那邊去。」

不幸，剛一起身那位少年，又把我拉住，命我躺下說道：「噤！噤！」〔噤字是法國話解說不的意思〕我發奮爭執，他總是不讓

我過去，常說：「噤！噤！」不得已，我對馬尼喚說：

「馬尼！他不許我過去，他常給我說『噤！噤！』」

如同叫我的名字是的；其實這兩個「噤」字，同我的名

字腦尼，是大不一樣的！」

馬尼答說：「真是稀罕！他叫你的名字，是從鼻子裏出音，所以把你的名字腦尼，就念成了「嚶嚶」了。」這時候，想法教那位少年，知道我叫腦尼，不叫「嚶嚶」，但是白白的費勁，他總不懂得，看他的面容，甚是難受，大估量是有人給他出了命令，好好看守我們，不成想我們這麼討氣，所以他狠不通快，工夫不大，見我們又平平安安的躺在了牀上，他也就放下心去了。躺了一會，馬尼又對我說：「怎麼人家不給我們點東西吃呢？」

我答應說：「你對那法國少年人說罷。」

「說也是白說，他不懂得我的話。」

「不礙的，你對他說罷，我給他打着手式，那麼，他就懂得了。」

我叫過那少年人來，馬尼給他一說，我用手又一比畫，果然他懂得了，向我們點了個頭，連喜帶笑的就跑出去了；待了一會，他同醫生，又一齊走進來，我們向醫生拉了個手，告訴了他，我們全都好了，他又對那少年，說了幾句話，那位少年趕緊的跑出去，展眼的工夫，抱着我們的衣服，又進來了。我們的衣服，本來又溼又不乾淨，如今却是狠乾淨的，不用提，人家又給我們洗了一遍，在我們睡覺的時候，曬乾了的。我們換上了我們的衣裳就願意歸還人家借給我們的衣服，想不到那位醫生，長短不要，狠喜歡我們收留着，

他的這片好意，感動了我們的心，所以彼此又把手一拉，就道謝了他的恩惠。

我們剛換罷衣服，船上的廚子，身穿雪白的衣裳，走進來，拉開了四個座位，就起頭上飯，這一次，是一桌大席，不但有酒，有點心，各樣的美肴，無不俱全，看守我們的少年，同昨天相幫我們睡覺的那位年輕人，一齊陪着我們用飯；吃飯的時候，我們又說又笑，喜歡的了不得，他們兩個說法國話，我們兩個就說伊斯蘭話，我同馬尼早已餓了，所以吃的很快，第二樣菜剛纔上罷，我們就吃飽了；豈不知，他們招待我們，如同王侯，還是接續不斷的上菜，我們沒有坐過這麼大席，就隨和着那兩個朋友，把各樣的東西，全都嘗

了一遍，他們二位，在坐席上邊，是狠在行，見我們不忍的用菜，就死活的勸我們多吃；我們吃罷飯，上了船面，狠是驚訝，看見船已停止，離我們不遠，靠着一隻大船，在後邊插着一個丹國旗子；船的樣式，十分好看，但同拉傍道爾船一比，可就小的多了。

馬尼仔細一看，對我說道：「腦尼！這不是拉非拉（La Fylla）船麼？」

我一連瞧了幾眼，果然是丹國拉非拉船，馬尼的眼光，真看的不錯；在夏天裏，有的時候，這船就來參觀亞居來里城的景緻；這一次，大半也是上那裏去，估量也能把我們帶到家去。

馬尼末後又對我說：「這不是個聖跡麼？天主真是格外

保護了我們！」

我心中感謝天主，外面對馬尼說：「你說的不錯，這真是天主的命。」

說罷這話，拉傍道爾船上的水手，全帶着親愛的樣子，上了船面，來給我們行離別的禮節；我們兩個，先覺着有點作難，到底水手們，另外是那些少年人們，全都十分親愛，弄的我們忘了困苦，左右前後，都亂伸手，我們帶着知恩的樣子，就全都拉了一遍手；拉手的時候，看見他們的面貌，活像太陽光照的波浪那麼好看，我們拉罷手，向四外一望，看見船長，在梯子那邊，等着我們；看他的貌像，正當中年，不高不矮，面容良善，走道又穩重，又排場，不斷的笑嘻嘻的看

我們，我就對馬尼說：「咱們去道謝船長，收留我們的恩典去罷。」

說罷，我們打着抖擻，就向船長去了，走到那邊，我拉住船長的一隻手，道謝了他救我們的恩典，待承我們的好處，隨後又對我兄弟說：「馬尼！你也說句謝恩的話罷。」

馬尼一聽，拉住船長的那一隻手，就誠心敬意的親了一下，過了一會，船長一隻手扶在我的頭上，一隻手放在馬尼的腦袋上，就扶摩我們的頭髮，不大的工夫，看見他的眼圈發紅，流出來了幾滴淚珠，我想他看見我們，一定是想起來了他家裏的孩子。

我們頭下船以前，又轉過臉來，向水手們說了個「再

見，「他們也答應了一類的話，隨後我們順着梯子，就一橙一橙的往下走，走到船梯下邊，看見不但我們的小船，在那邊拴着，還有拉傍道爾船上的一隻小火輪，插着法國旗子，也在那邊細着，我們的醫生，同他的夥伴，上了船，落了座，我們也跟着上去，坐在了醫生旁邊，末後有幾個水手，把我們的小船，拴在小火輪後邊，就向拉非拉船去了，開船以後，我們回過頭來，向大家搖帽，感謝他們的恩典，他們也打着手式慶賀我們，這個時候，海水平坦，如同鏡面，我們越走越遠，工夫不大，就遠離了救我們的大船。我們在拉傍道爾船上的工夫，實在不小，不但在言談之時，我們常要提念這個事情，就是他們救我們的恩典，待承

我們的好處，也是終身不能忘了的。

第八節 轉上丹艦 (La Fylla)

我們從拉傍道爾，上拉非拉船上去的時候，越看越奇怪，昨天晚晌的冷氣，全沒有了，下的大霧，也都散了，太陽在天邊那裏，常常的發光，光照的海水，如同金銀，另外從我們船上，到太陽那邊，照出來了一道光線，要什麼色道，有什麼色道，真是越看越像一溜大虹；海水漂漂蕩蕩，越瞅越像一片珍珠瑪瑙；其餘別的景象，實在是不容易描寫的。

我們走近到拉非拉船的時候，見有兩位軍官，身穿制服，迎面而來，我們的醫生，命水手們在小船上等候，

領着我同馬尼，還有那兩個少尉，上在丹國船上，同大家彼此行了見面禮，就跟着那兩位軍官，上船長屋裏去了。

這隻拉非拉戰船，甚是清潔，船邊漆上了雪白的白漆，船面上刷洗的一乾二淨，連個黑點也沒有；船上的大砲及一總的銅器，全是耀眼掙光，如同新的一般，我們走到船梯那邊，順着下去，進了船長的屋子，看見同拉傍道爾船上的客廳，是一樣的體面，但是船長，尙較年輕，留着八字形的鬚鬚，推着背式的頭髮，面容又溫和，走道又排場，把醫生迎接進去，急忙握手，搬來一把紅絨躺椅，隨後走到我們這邊，把手一拉，命我們坐在那用紅毯蓋着的靠牆的板凳上，他同醫生，就用法

文談話，我們兩個，一點也聽不出來，到底那兩個少尉，聽着狼有趣味，他們四個，又說又笑，又不斷的看我們，估量一定是醫生，同船長述說我們的事情。

馬尼這時候低聲對我說：「我真生氣，連一點也不能懂得，我想他們是常談論我們的罷！」

我答應說：「不錯，你放心罷，他們不說我們的不好。」話一說罷，聽見門外噹噹打了兩下，抬頭一望，進了一個童子，一隻手端着一個碟子，上邊擺着一瓶三寶酒，六個酒杯；一隻手提着一個小銀籃子，內盛着許多小塊的點心；他把東西放在桌子上，把酒瓶打開，斟滿了兩杯，面帶有什麼問題的樣子，向他的主人瞧了一眼，船長指着我們四個小孩，向醫生又看了一看，

醫生就笑嘻嘻的打了個手式，表明允了他的請求，隨後船長拿起酒瓶來，斟我們的酒杯，我們這纔明白了，原來就是這麼回事；不成想趕他斟末了的那一杯，但斟了半下，向我兄弟馬尼，笑了一笑，就命我們上前同他們一齊飲酒。

馬尼一氣喝完了那半杯，就低聲對我說酒的滋味狠好，後悔沒有喝杯滿的，到底他也是狠喜歡，一點也不報怨。我們參觀完了，我同馬尼感謝了醫生的恩典，他也笑着用手在我們的頭上拍了幾下，隨後我們又同那兩個少尉，把手拉了一拉，就急忙下了船梯，跑到小船上，同水手辭行去了。

大家上船以後，我們彼此又說了個「再見」，小船一溜

煙的向拉傍道爾船去了；不大的工夫，汽笛吼吼的響了幾聲，就一齊都開了船，法國的向大西洋去了，丹國的就向亞居來里城來了。我同馬尼在拉非拉船上的光景，我不用細說了，大概如同在拉傍道爾船上一個樣；丹國人，善於爲商，凡認識他們的，全知道他們是狠公平的，又是狠和氣的，爲着我們在船上喜歡，他們拿出來了許多希罕的東西，命我們效法軍官，給我們拿來了兩把腰刀，佩上武裝帶，命我們在船上常常的帶着。

拉非拉船上，有三個丹國小孩，全都善於遊戲，工夫不大，我們就結成了狠好的朋友，到了晚晌，我們在一齊吃飯，吃飯的時候，我兄弟問說：「這兩隻大船，

離的狠遠，人家不能彼此談話，可是怎麼停止住的呢？」三個小孩，對我們述說道：「航海的人們，全有個記號，用這個記號，雖然離的遠，也能說話，這就叫「打記號」，那法國拉傍道爾船上打的記號，就是：「我們在愛亞夫爾杜海灣裏，救了兩個伊斯蘭孩子，家住亞居來里城內，你們願意收下他們，送他們到家去麼？」拉非拉船上回信說：「是了罷！」兩隻大船，這纔停止住了。我們聽罷，後來的光景，全知道了，就不問別的，到底他們緊接着又問我們遇險的事情；我們從頭至尾，把釣魚的光景，大霧的黑暗，水溜的急烈，鯨魚的兇猛，夜間的怪像，同我們許的願，就一樣一樣的給他們告訴了一遍；正在談論鯨魚的時候，他們說道：「我們

從前也遇見了一夥子，引的水手，十分喜歡，末後有兩個跟着船走了不大的工夫，聽見咕嚕的一下子，牠們鑽到了水裏，再看也看不見了。」

馬尼一聽，又說：「你們說對了，那些鯨魚，把我們弄了個渾身淨溼。」

三個小孩，聽見馬尼說的，甚是納悶，不曉得鯨魚怎麼能弄溼我們，就想是波浪闖出來的水沫；我們接着仔細同他們述說，不知不覺的談到了下午一點，我同馬尼，跟着他們，進了寢室，躺在牀上，把眼一合，就睡起來了。

我們在拉傍道爾船上，安歇的工夫不小，在拉非拉船上，也是一覺睡到了天明；醒了以後，聽不見什麼響

聲，同機器的聲音，估量一定是來到了亞居來里海灣。我們急忙起來，穿罷衣服，上到船面，果然看見拉非拉船，已經在拉傍道爾船站的地方停止住了。水手們見我們出了船艙，把我們一圍，就慶賀我們平安回家，又對我們說了會笑話，隨後我們的那三個小朋友，來請我們去同軍官一齊去用早飯；我們進了客廳，看見早餐已經預備妥當，有一塊米糕，上撒着雪白的白糖，還有一個肉桂，在中心包着一塊奶油。

我們吃罷早飯，就去拜別船長，這時候船長笑嘻嘻的看着我們帶的腰刀，問說：「你們願意入丹國海軍麼？」我們答說：「先該求父母的准許。」他接着又說：「你們答應的不錯，今天早晨，我們剛到

了港裏，就有一隻小船，來打聽了你們的音信。」

我們聽罷這話，很是驚奇，無話對答，船長又道：「真的，你們不用疑惑，自從你們出來以後，閤家之人，全不放心，打發了許多小船，各處尋找你們；我已經給你們的父母，送去了音信，說你們在我船上，無病無恙，這就要送你們到家。」

船長說罷，我們將他的手拉住，感謝他的時候，他又對我們說道：「我送這個音信，爲着你們的父母，早些放心，你們不用謝了，快回家去罷；日後拉非拉船到港裏，你們可以上船，隨便見我。」

我們受了這樣的恩惠，說了道謝的話，船長同我們一齊上了船面，送我們起身。

這時候，三個水手，使着一隻雪白的小船，奉命送我們回家，我們交還了腰刀，辭別了船長，正向船梯走的時候，看見我們那三個小朋友，全在那邊等着我們；馬尼看見了他們，立刻起了一個別的心眼，跑到船長跟前，喜喜歡歡的說道：「船長呀，你願意准許我們那三個小朋友，同我們一齊到我們家裏看看去麼？」船長一聽，把牙一齧，笑了一笑，允許說道：「你該招管他們早些回來，更不要如同你們，失迷了道路。」馬尼答說：「放心罷，我作保。」

馬尼跑到那邊，告訴了他們，可以跟我們一齊下船，他們全是歡天喜地的說：「船長從來沒有許過這樣的恩典。」

第九節 回家

我們把東西預備妥當，上船以後，向大家又說了個「再見，」他們也一齊答應了「再見，再見，」剛一開船，水手們問說：「向那裏行船呢？」我還沒有回答，馬尼插嘴說：「讓我掌舵罷，我掌舵掌的狠準。」

水手們喜喜歡歡的答說：「是了罷，你掌舵也可以。」馬尼使着小船，洋洋得意，不願意箭直的往家去，就繞着港裏的大船，慢慢的回家。

自從我們失迷了道路以後，亞居來里城內，大家小戶，全嚷動了，不光在陸地裏，打聽我們的音信，就是在軍港裏，也是逢人必要尋問的。我們家走的時候，大家都認識我們，所以他們不住的你一言我一語的追問

我們，我們兩個，委曲彎轉的答應在釣魚的時候，迷失了道路，如今跟拉非拉船回來了。大家聽罷，有的指着我們笑的，有的比手畫腳，說我們要挨打的；我們聽見這種的話語，十分敗興，馬尼向水手們打了個手式，着他們搖棹，就箭直的往家走起來了。我們的住宅，緊靠着大堂，離海岸不遠，走到海邊，我們跳在岸上，請水手把兩隻小船，拉到沙灘上，跟我們一齊去見我們的父母；水手們允了我們的請求，把小船拉出來，就跟我們家來了。

到了家裏，我們的父母，同我們的姐姐保憂，全喜喜歡歡的收留了我們；這個時候，他們不追究我們得罪他們的過錯，只想我們已經死了，想不到如今又平平

安安的回了家，爲慶賀我們，他們就請我們的朋友，喝幾杯咖啡，吃幾塊點心；我們一齊進了客廳，圍着一張圓桌子，一行吃喝，一行水手們同那三個丹國小孩，述說我們遇險的事情；述說完了，又接着對我們的父母報告我們受的困苦，足以賠補我們無知的過錯，代替我們求了寬免，末後又誇獎了我們在拉非拉船上的行爲，甚是端正，真不愧爲世人的模範。我們的父母，沒法推辭，就許了他們不再責罰我們。我們爲感謝他們，也對我們的父母，述說了他們待承我們的好處。我們的母親，願意感謝他們，就去找了一匣葡萄乾，分散給他們，他們也都喜喜歡歡的受下了。

剛纔休息了一點鐘，他們就要辭別我們，回到船上，

我同馬尼，領他們到了海岸，又道謝了他們替我們講情的恩典，彼此把手一拉，他們開船走了，我們也就回家來了。

這後半天，我心中狠不平安，返來覆去，光想那一黑夜，在海裏許的願，就自己想道：「我們許給天主的事，情，能作不能作呢？」

想罷，我拿定了主意，要在當日，同馬尼商議，我就找了他去，求他跟我去散心。

馬尼一聽，十分高興，立時允許了，我們就到了城外；離城不遠，有一座小山，丈八的桐樹，普遍了山坡；我們上去，走到山頂，坐在一塊石頭上，各守默靜，不言不語，察看港裏的船，除了拉非拉，沒有再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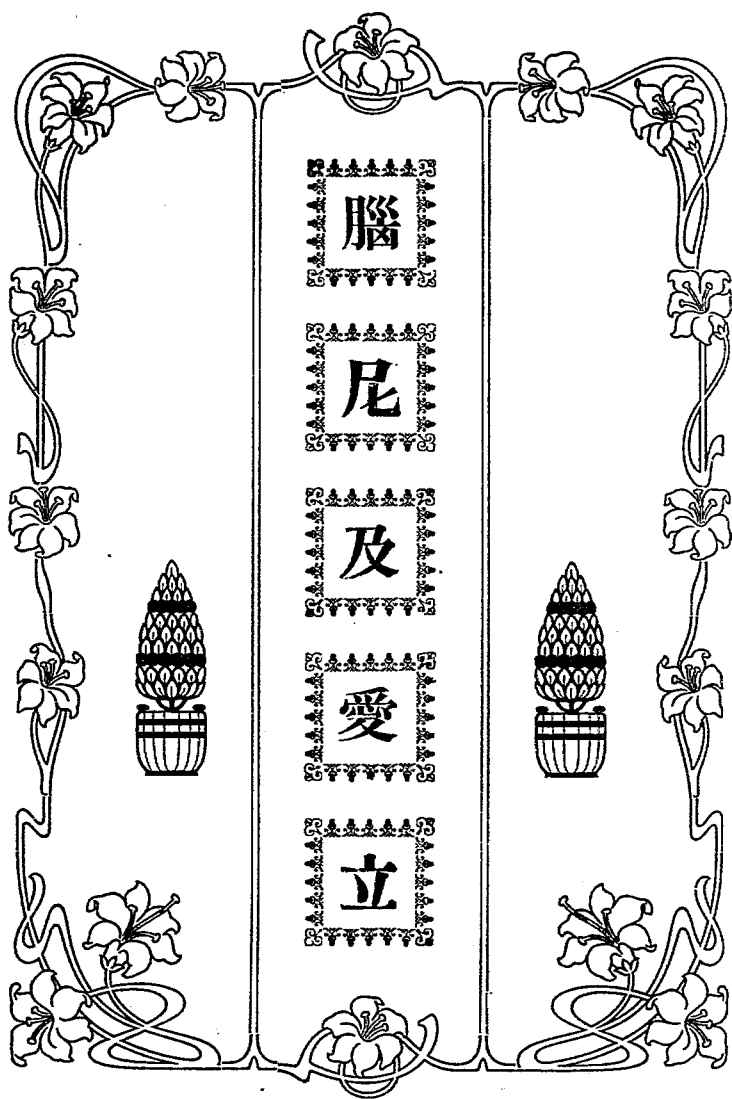
了。過了一會，我問馬尼說：「你還記得咱們許的願麼？許給天主的事情，是很大的，我們總該想法去作。」馬尼答說：「天主救了我們，我們一定該當還願，」固然該當還願，到底我們許的是上外教人地方去傳教，這願我們可怎麼還呢？」

馬尼瞪着眼睛，答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還，到底我求天主相幫，他是無所不能的，我把這事全托靠於他。」馬尼說的這話，就是他在有患難的時候，所習慣拿的主意；他的靈魂，潔白無罪，狠愛慕天主，所以他把不論何事，全托給天主照管；末了，我對他說：「你說的不錯，我們後來該常求天主相幫，更不要忘了我們許的事情。」

馬尼的意思，同我的一樣，我們商議完了，痛痛快快的回家來了。

結論

我們回家以後，順着天主的安排，平平安安的過了一年，我上法國遊學去了；三年以後，我兄弟也跟我來了，馬尼是個熱心的孩子，又聰明，又良善，可惜，自從離開了伊斯蘭本國，只待了一十二年，在比國路灣(Louvain)城，讀哲學的時候，就嗚呼哀哉，一命歸天了。我們在愛亞夫爾杜海灣裏，過那一宿的時候，馬尼夢見耶穌抱他，如今他死的這麼早，我想一定又是耶穌抱他升天去了。



腦

尼

及

愛

立

第二章 腦尼 (Nonni) 及 愛立 (Ellis)

第一節 海中奇光

我們的住宅，離大西洋不遠，當我幼年的時候，住在我們這伊斯蘭本國 (Islande) 離海最近，覺得狠是有福；天天大洋當中出些怪像，引我取樂，所以常赴洋中，乘景取樂；有一次，引的我又驚訝，又奇怪，如今我略述說一遍，請大家細聽：

當夏天的一晚晌，我坐在寢室裏，將明訪夜談 (Mille et une nuits) 那部小說取過來，就口誦心維的觀看；看罷亞拉丹 (Aladin) 同他那怪燈的故事，就又接着看亞立巴巴 (Ali Baba) 同那四十個盜賊的事情；正在有趣味的時候，忽

聽一夥小孩，在外邊又喚又笑，喜歡的了不得。

那個聲音，原來就是我亞居來里（Akureyri）本城的少年，我的那些同學，在愛亞夫爾杜（Eyjafjörður）灣邊上遊戲的聲音，我有心願意明白是爲什麼緣故，一步跳在了窗戶那邊，看見天氣又清爽，又平和，但是過於黑暗，並不見那些遊童，我就自己問答說：「莫非我聽錯了麼？」「不能罷！他們笑的又高又熱鬧，似有不平常的光景。」「嘿！那是什麼？」

我一面喚叫，一面向海裏瞧：「不錯！真奇怪！在我前邊，那是什麼呢？」

可惜，天氣過黑，望不見海岸，只在停船的地方，不斷的發光，無數的小火頭，從水裏出來，光照了幾分

鐘，就自己息滅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怪像，猜不透是什麼東西，接續不斷的，有些熱鬧的招呼，來到窗戶這邊，想一定是我的同學，在海邊上遊玩，說了個「找他們去，」立刻把小說向桌上一扔，熄了我那小燈，走出大門，跑了幾步，到了海岸，見在那裏，有一個黑影，幌幌蕩蕩，工夫不大，看見我的朋友，名叫愛立的（Eric），年纔十三歲，長的又活潑，又伶俐，在他跑的時候，我把他拉住問說：「愛立，海裏的那些火頭，是什麼東西呢？」

「怎麼你還不知道那個呢！腦尼，等一會罷，我讓你看。」

愛立把我拉到海邊上，說：「你在這裏等我回來罷。」

說罷這話，他箭直的向海裏去了；一會的工夫，不見他了；到底在他走的那一溜裏，看見有許多火頭，從海裏出來，一個跟一個的前跑，跑來跑去，跑了一遭，火頭近了，愛立也就回來了。「怎麼樣，腦尼，如今你明白了麼？」

「噯，愛立，還是一點也不明白，」

「這個好說，我讓你親自試驗一次罷。」

愛立說罷，拉住我的胳膊，同他一齊上海裏走；我發奮爭執，不願跟他去說：「愛立，你這是作什麼呢！你願意把我扔在海裏去麼？」

「嘿！腦尼，怕什麼呢？這是下潮的時候，快跟我來罷。」我回心一想，果然是下了潮，海水也落的不少，海底

上的沙灘也堅硬了，我讓愛立把我拉住，就一齊在濕沙灘上走，走了幾步，愛立站住，對我說道：「腦尼，你用力踹一脚罷。」

我踹了一腳，立刻看見一道光線，火頭似的，從沙灘裏出來，過了一會，自己又滅了，我心中拿悶，不曉得爲什麼緣故，就喚叫說：「愛立，這是什麼東西呢？」

「是海裏的燐光。」

「燐光是從那裏來的呢？」

「人家傳說，是在上潮的時候，海水帶來的燐，到下潮的時候，把牠放在沙灘裏了。」

「什麼是燐呢？」

「按大家講論的，燐是無數帶光的小動物，比螢虫還

小，人不動牠們，牠們就甘心自己隱藏着，到底若是驚動了牠們，牠們就立時向外噴火。我聽罷這話，彎下腰去，用手又把當地一摸，果然又出了一道光線，但是只發涼光，不覺有什麼熱氣，我越奇怪，越用手摸，越摸，發的光亦越多，同在夜間，用火柴在牆上划出來的火光，沒有什麼分別；周圍我們，還有些別的火頭，在我們腳跡下邊，隨起隨滅；正在高興的時候，聽見離我們不遠，有一個很大的聲音說：「來罷，來罷。」

那個聲音，不是別的，就是亞爾尼 (Arni)，同我們的同學說話的聲音；我從這邊，趕緊的跑到頭裏，打聽有了什麼事情，大家給我講說：「亞爾尼願意請我們同他

一齊，坐着他的大船，上海裏逛一遭去。」

我一聽這話，說了個「我也去」，有許多孩童，爭先恐後喚說：「我也去，我也去……」

亞爾尼答說：「可以，可以，我們共有多少人呢？」大家集在亞爾尼面前，天氣過黑，好歹二三的計算了一遍，共有一十二個。

記算完了，亞爾尼又說：「很好，我的船，正載十二個人，我們走罷，可是我們都要緊緊的靠着。」

大家團結起來，跟隨着亞爾尼；我同愛立，把手拉住，想法不在這黑夜當中，彼此分離；我想了一會，然後問亞爾尼說：「爲什麼你在這黑暗的時候，去海裏遊玩呢？」

「因為這個時候，正是海裏充滿火光的時候，工夫不大，趕我們上了船，離開了海岸，我們就知道了；莫非你能想出一種出奇的事情來麼？」你自己說罷，亞爾尼，在這黑暗當中，去海裏遊玩，沒有點危險麼？」

「海水這麼平靜，那來的危險呢，腦尼。」

「海水安穩是不錯的，但是走到海裏，什麼也看不見了，我們怎能找回來的道路呢！從前我同我的兄弟馬尼，固執不聽善勸，到了海裏，果然遇見了很大的危險。」亞爾尼望着海岸，在各房上，瞧了一眼，說：「腦尼，你看那些房子，發光的不少，那些燈光，就可以引導我們。」

大家聽罷，有幾個人說：「是的，我們不用害怕，沒有

危險；腦尼，一個真正水手，總不該有害怕的心眼。」
「不錯，不錯，大家一齊喚道：『我們去罷，不該當懈怠。』」
這時候，我覺得有點害羞，所以又向大家說：『我也是不害怕的，剛纔我說的話，是勉力我們多加明智，另外是在水裏。』

說罷這話，我們接續前行，過了一會，愛立把嘴靠在我的耳朵上，低聲說道：「腦尼，我想你方才說的是有理的，你看那房上的燈光，眼看就要熄滅，我不曉得怎麼我們能再找回來的道路。」

「我剛纔想的，就是這回事，到底如今太晚了，別人不許我們阻擋他們，我們若不跟他們去，他們就譏笑我們，說我們沒有膽子。」

「腦尼，最好我們不用提了，跟他們去罷，盼望事事順當纔好。」

正在談論的時候，我們臨近了亞爾尼的住宅。他的住宅，在城北邊，緊靠着海岸；在那裏，雖在下潮的時候，也是常常的有水，不能在灣底上遊玩，軍港那邊，海水較深，集聚了許多外國的軍艦。

大家站住以後，亞爾尼跑到家裏，走到棚裏找了一對船棹；我同愛立走到海邊上，灣着腰，用手輕輕的擊水，看見無數的火光，正明澈亮，從水裏出來，引的我們又喜歡，又奇怪，喚過來了我們的朋友，排成大隊，叱留呵叉，有的用手打的，有的用棍擊的，海水火似的發光，引的大家，都是歡天喜地的說：「真好看

極了！」

亞爾尼抱着船棹回來說：「在海裏更是好看的很，那不是船麼，我們快上船去罷。」

亞爾尼說罷，又領我們前走，走了不遠，果然有一隻船，在那邊用鐵練拴着；大家上了船，落了座，亞爾尼又問說：「都來齊了麼？」

有一個人趕緊的立起來，數了一遍答說：「都來齊了。」亞爾尼聽罷，跳在船上，把鐵練解開，就撐着船，側側歪歪的走起來了。

第二節 笑林

我們去海裏的時候，沒有風絲，也沒有響聲，但是天

氣過黑，工夫不大，看不見海岸了，亞爾尼出命說：「搖棹！」

四個孩童，坐在凳上，把棹預備妥當了，亞爾尼在後邊掌着舵又喚道：「用力搖罷！」

搖棹的聽罷，伸開胳膊，就使勁搖動，四根船棹，齊上齊下，如同一根似的，天氣雖然黑暗，海水却是十分平靜，小船越走越快，大家愈看愈高興，海水閃閃的發光，活像我們入了火海一樣；小船後邊，水溜通紅，如同一溜火道；我們不言不語，定睛細看，過了一會，亞爾尼對搖棹的喚說：「不要這麼快了！慢慢的搖罷，若不，無意之間，碰在一隻船上，可就不敢說我們是怎麼樣的了。」

亞爾尼說的不錯，不久，我們就要臨近丹，哪，英，法，四國的大船了。」

這四國的大船，在軍港裏，全有一定的地方，但因天氣黑暗的緣故，我們一隻也不能看見，亞爾尼喚說：「你們誰願意站在船頭上，不使我們碰在別的船上呢？」大家一聽，全爭先恐後的答說：「我的事！我的事！」到底我沒有讓他們得空，趕緊跑到了船頭上，喚說：「亞爾尼！我已經在這裏，不用找別人了。」「狠好！你就在那裏罷。」

自從我們抬扛以後，不論在什麼事上，我常想法表明我是不害怕的，想不到恰好就有了這個機會，愛立見我在船頭上，找過我來，坐在我身旁，說：「腦尼，你

把那篙拿過來，放在船的前面，那麼，就是忽然碰在別的船上，我們必是沒有什麼大危險的。」

我喜喜歡歡的對傍人說：「請你遞給我那根篙罷。」

傍人一聽，立時把牠遞給了我；瞧了一眼，看見頭上帶着一個鐵鉤，如同鳥嘴；我站在船頭上，將牠就束在了前面。

我站的地方，不是沒有危險的，可是這麼一辦，就沒有人說我是小膽的了。

愛立又低聲對我說：「腦尼呀！你小心罷，別投在海裏。」

我小聲答說：「你不用替我害怕，我一定多加小心。」

說罷這話，我找了個妥當地方，把腿伸開，靠在一塊版上，到底愛立還是不放心的說：「你坐下不行麼？」

腦尼；倘若我們碰在一隻船上，我怕你投在海裏。」

「愛立，如今沒有危險，我們離的還遠，無妨我再立一會，趕我們離的近了，自然我就坐下了。」我們不說話了，就看那金色的火光，在船後邊，越發越亮，真敢說，自生至今，沒有比那一晚响再高興，再有趣味的了。大家越看越喜歡，愈喜歡，愈高興，有唱曲子的，有跳舞的，正在熱鬧的時候，亞爾尼忽然喚說：「別鬧了！」

亞爾尼是我們的領袖，我們不能不聽他的號令，所以他的命令一出，大家就立刻閉口不說了；過了一會，有一個少年問說：「你願意演說麼？」

「不是演說，但我如今，不曉得我們到了什麼地方，不

過有件小事，要同大家商議。」

「你說罷，我們都要留心聽着。」

亞爾尼問說：「你們當中，誰的嗓音最高最清楚呢？」

大家一齊答說：「就是瓦爾得馬（Valdemar）一個人。」「你們說對了，想不到瓦爾得馬也來了。」

瓦爾得馬是個十二歲的少年，他的嗓音，又高又清楚，周圍本城，十一二里內，沒有不知道的，不大的工夫，有一個好事的問說：「你想教瓦爾得馬給我們唱個曲子聽麼？」

亞爾尼答說：「不是，我想着他用力向四外喚個「亞老」（Hallo）」

「嘿！喚那個有什麼用呢。」

「爲教我們知道，是否離別的船近了，因爲外國的水手，聽見有人招呼，全是立刻答應。」

亞爾尼說罷，有一個小孩說道：「那是情真！他們聽見瓦爾得馬的聲音，一定是要回答的。」

那小孩剛一閉嘴，有個別的又說：「他們聽見瓦爾得馬的招呼，也一定是狠奇怪的。」

那人說罷，一個裝聾的又說：「瓦爾得馬的口音，是狠豁亮的，着他喊罷，」

聾子說罷，大家一齊喚道：「亞爾尼，你想的這個法子，真是不錯。」

大家把瓦爾得馬請過來，就請他用力喚「亞老」(Hallo) 瓦爾得馬，就拉開嗓子，向東西南北，高聲喚起「亞老」

來了，我們聽了一會，聽不見什麼回音，亞爾尼又說：「瓦爾得馬，你再招呼一次罷。」

瓦爾得馬使勁又喊了一次，聽見不遠，在我們左邊，有一個丹國話的回音說：「誰在那裏？」

亞爾尼聽見，說：「在我們左邊，是一隻丹國船罷！」有一個人答說：「不錯，估量是拉愛爾塔（La Herse）船，」拉愛爾塔是丹國高傍納各城的一隻大航船，亞爾尼聽說是拉愛爾塔船，接着又說：「咱們還可以向前走一會，這條路沒有危險。」

搖棹的聽罷，拿起棹來，又接着搖動；這時候，海水十分平靜，我們連走帶看的，看見小船闖的海水，還是不斷的發光，過了一會，有一個人問說：「我們不再

招呼一聲麼？」

亞爾尼答說：「是的，到底我們該招呼幾句英國或是法國船的話，因為從這兩國來的船，大估量離這裏不遠了。」

大家聽罷亞爾尼說的，全鼓掌喚道：「不錯，不錯，我們快喚罷。」

亞爾尼問道：「你們誰知道法國人晚晌問安的話呢？」一個人答說：「我知道！他們全說『崩刷爾』(Bonsoir)這句話。別人緊接着又說：『對了，對了，法國船上的小水手，常在海邊上同我們一齊遊玩，趕他們晚晌走的時候，全說那句話。』」

亞爾尼道：「很好，我們試巴一次罷；瓦爾得馬，你能

喊法國人晚晌問安的「崩刷爾」(Bon soir)這句話麼？」我得演習一會。」

「你不用演了，」一個鬪笑的人說你喊的時候，從鼻子裏出音，那就好了，你沒有見過法國小孩是怎麼喊麼？瓦爾得馬按着別人的囑咐，伸開嗓子，向四外慢慢的用力喚道：「亞老！崩刷爾！……(Hallo! Bon soir)」

瓦爾得馬喚罷，我們就想聽個回音，不幸聽了半天，什麼也沒有聽見，亞爾尼又說：「你再喊一次罷，瓦爾得馬聽命，拿了個童音，就又招呼了一次。啞！這一次真不白喊，聽見在我們前邊，相隔不遠，來了一個回音說：「亞老！崩刷爾」(Hallo! Bon soir)後來又說了幾句別的話，我們就一點也不懂了。」

亞爾尼聽見，說：「在這裏一定是法國人，最好，我們去找他們，可惜，我們當中，連個會說法文的也沒有！」大家的意思，差不多全是一樣，末後有一個會英文的，名叫亞拉爾 (Harald) 的說：「英國的船，大半也在這裏，我們不招呼他們一聲麼？」

亞爾尼答說：「一定該招呼一聲，但是你得告訴瓦爾得馬當喚的話。」

亞拉爾坐在瓦爾得馬身傍，教給他說：「你喚句英國人晚晌問安的這句話罷。」 (Good evening)

瓦爾得馬伸開嗓子，用力喚道：「請安！」 (Good evening) 過了幾分鐘，末了一個聲音，說了這兩句話：「請安！請安！你們叫我作什麼呢？」 (Good evening! What is the matter?)

亞拉爾就翻譯說：「他問我們叫他作什麼。」亞爾尼說：「你說給他我們盼望他一宿平安。」

亞拉爾聽罷，教給瓦爾得馬說：「你喚句盼望他一宿平安的話罷。」(We wish you a good night!)

瓦爾得馬低聲演習了一兩遍，覺着會了，然後開口喚道：「盼望你一宿平安！」(We wish you a good night!)

瓦爾得馬剛一合嘴，有個回音問說：「你們是什麼人呢？」(Who are you?)

亞拉爾講解說：「他問我們是什麼人呢！」

亞爾尼說：「你說給他，我們是伊斯蘭國的小孩，但是這一次你自己說罷，我們相隔不遠，一定他聽見你了，用不着瓦爾得馬的嗓音了。」亞拉爾喚道：「我們是伊斯

蘭國的小孩：「(We are icelandic boys) 那英國人又問說：『你們上這裏來作什麼呢？』」(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亞拉爾繙譯說：「他問我們來這裏作什麼。」

亞爾尼說：「你說我們來散心哩。」

亞拉爾又喚道：「我們來散心哩！……」(We are on a trip) 那英人聽罷又說：「恭喜！恭喜！一路平安 (All right! good night, boys) 亞拉爾譯說：「他給我們請安哩。」

大家一聽，一齊大聲喚道：「彼此！彼此！Good night!」大家喚罷，亞拉爾問說：「同我們說話的，是什麼船呢？」亞爾尼答說：「是英國的那隻遊船，牠來到這裏，已經有一個星期了，船長是英國貴族出身，面容也是狠文雅的。」

亞拉爾說：「若提起英國的事情來，我比你們知道的更清楚；凡稱貴族的不是英國人，其實是愛爾蘭人（Irish）所以這一隻船，是從愛爾蘭國來的，（Irish）一定不是從英國來的。」

亞爾尼說：「着我看來，沒有什麼分別，那個船長，同他的水手全都是說英國話。」

亞拉爾說：「你說的也不差到底英國話同愛爾蘭國話，也有點分別。」

我們在這黑夜當中連說帶喊，周圍我們的大船，沒有聽不見的，因為工夫不大，聽見有許多聲音，回答我們，丹國船上問我們有了什麼事情；法國船上打聽我們誰來到了那裏；（Qui vive）末了英國船上又問我們

叫他們作什麼；(What is the matter?)正在熱鬧的時候亞爾尼說道：「別鬧了！我們快去圍着愛爾蘭國的遊船轉罷，轉完了，我們就趕快回家。」

四個搖棹的，用力搖棹，我把篙向前一舒，站在船頭上，亞爾尼問說：「你們有看見愛爾蘭國船的麼？」

我們一齊答說：「看不見。」

亞爾尼又說：「我也是看不見，到底我想牠一定是在我們前邊的。」

亞爾尼一說完，我們就有了一個可怕的事情。

第三節 腦尼墮於海中

我們順着水溜，越走越遠，不大的工夫，看見在我們

左邊，出來了一個又黑又大的怪物；我們走的近了，不成想就是愛爾蘭國的大船；正在高興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無形的東西，着實的在我頭上打了一下，疼的我昏天地黑，濛頭轉向，歪着頭的就投在了海裏；我雖然受了那麼烈害的衝擊，到底還有點知覺，曉得是投在了海裏的；過了一會，覺着腦袋，十分疼痛，耳朵發濛，眼看就要淹死；有心喘口清氣，不幸剛一張嘴，就灌了滿嘴鹹水，於是用力斃氣，打着抖擻，學浮水的樣子，兩個胳膊，前後舞扎，兩隻大腿，上下登打，恨不能的快到水面上纔好。我的性命，尚在兩可之間，死活不能決定；我勉力上浮，水溜也催我上升，但是工夫不大，力量困乏，覺着非死不行了，我心中

就嘆息了一聲說：「吾天主！……你是全能的，求你快來救我罷！」

嘆罷，我又接着浮水，忽然碰着了一個狠硬的東西；我就靠在上邊不動，活像一個淹死的人一般，我靠的那個東西，就是船上的鐵鍊，我靠在上邊，不久就要淹死，忽然起來了一個別的心思，我就順着鐵鍊，慢慢的往上爬，爬來爬去，爬了幾分鐘，露出頭來，把嘴裏的鹹水吐出來，換了口新空氣，覺得舒服些了，就把眼睜開，看見不遠，海水照常發光，就在這個時候，聽見許多哀號的聲音，並些救命的招呼，工夫不大，又聽見些粗音，估量一定是外國船上的水手，看見有了禍患，也來救命來了。我聽見那些聲音，如同做夢

是的，有心招呼一聲，但是一句也說不出來，只得靠着下錨的鐵鍊，在水裏等着；等了幾分鐘，慢慢的醒悟過來，不但能聽，也可以懂得我同學的招呼。末後覺着沒有什麼危險了，有心說句感謝天主的話，到底還是說不出來，於是就在心中感謝天主道：「吾天主！：你救了我沒有淹死，我多謝你。」

我謝完了天主，又聽見船上招呼道：「他在這裏！」沒有在那邊，一准是在這邊的，剛纔有一個東西，在水裏動彈，如今不知道往那裡去了。」

過了一會，聽見我的小朋友愛立，同大家說道「我們上後邊去罷，他投在海裏的時候，我們離那船不遠了，在那裡，我們可以找着他，快上後邊去罷！」

愛立說罷，有個別人又說：「不用上後邊去，我們先在周圍，用棹搗幾下罷，我想他是沉在了水底下的。」大家搗了半天，什麼也沒有搗着，然後把小船一轉，向後退幾步，離我不遠了，又聽見愛立嘆道：「噯呀！我們找不着他，我真是難受的了不得。」愛立嘆罷，一個別的又說：「他是會浮水的，怎麼還上不來呢？」

愛立答說：「估量一定是他碰在了鐵錨上，傷了他的腦袋。」

說罷這話，大家閉口無言，我也就聽不見什麼聲音了；待了一會，我見愛爾蘭船上的水手，提着耀眼掙光的燈籠，全上了小火輪，慢慢的離開了大船，走到我的同學那邊，亞拉爾當作翻譯，就彼此談論起來了，這時

候我能說話了，就使勁喊道：「我在這裡！……」

我一喚叫，看見他們立刻就談論了，大半他們聽見了我的招呼；又過了一會，聽見一個大聲音說：「我們上那邊去罷，他在大船那邊哩。」我的同學，一聽說我在大船這邊，就一齊喊說：「腦尼，你在那裡呢？」

我連三帶四的答說：「在這裡！在這裡！……」

可惜，我只露着腦袋他們聽見我的聲音，却總是看不見我；先看見我的，就是那些水手們；輾眼之間，有一個水手，把我拉住，從水裏拉出來，抱在懷裏，弄到火輪上，和顏悅色的對我說：「可憐的小孩子！可憐的小孩子呀！（Poor little boy! Poor little boy!）別的水手也笑嘻嘻的對我說了（We will help you. Don't be afraid）這兩句話，亞

拉爾就對我翻譯說：「他們說也爲救你來了，你不用怕他們。」

亞拉爾譯罷，水手們把小火輪駛到船梯那邊，用鉄練拴住，正往大船上抱我的時候，聽見愛立對大家說道：「我們也上去找腦尼去罷；到他有了力量我們就一齊回家。」

亞爾尼聽罷，把小船拴好了，領着大夥一齊上來，就把懷抱我的水手圍起來了。」

閤船上的人，看見集聚了許多人，全是止不住的亂笑，也不斷的重說大家在船上等候我，是很好的友愛。」

第四節 舟上夜宿

我們上船以後，點着了許多燈籠，看見船上的東西，又美麗，又有次序，想不到是怎麼安排的；我的同學，願意明白外國人怎麼樣待我，愛立急忙把我的手拉住，就靠着我坐下了。懷抱我的水手，笑嘻嘻的瞧了愛立，問說：「他是你的兄弟麼？」(Your brother?) 亞拉爾替愛立答說：「不是他的兄弟，這是他的一位朋友。」(No, but his friend) 水手聽罷向我點了個頭，表示明白了的意思，這時候，愛立靠着我，又不斷的看我，看來看去，看到我腦袋上，忽然吃了一驚說：「噫呀！你的腦袋破了！」愛立見了，狠不放心，急忙告訴水手，水手傳水手的，全來到燈下，察看我的傷痕，商議辦法；大家察看完

了，商議妥當了，別的等着，一個人跑到船後，順着梯子下去，進了一間小屋；過了一會，他又從屋裏出來，後邊跟着一位先生，上穿黑絨色的長衣，下著短腿的小褲，明光光的銀釦在鞋上釘着，橢圓形的橡子在絲線帽上垂着，走道又穩重，又排場；我的同學見那位先生來了，全脫帽致敬，一點不敢放肆。亞拉爾不曉得他是個什麼人物，就低聲問水手說：「這位先生是什麼人呢？」(Who is this gentleman?)

水手小聲答說：「這就是我們的大老爺」(His Lordship)亞拉爾聽罷，這纔知道是船上的主人。懷抱我的水手，見他們的大人來了，抱着我就去迎接，走到一塊，水手把我的傷痕，指給了他，那位先生仔細一看，同水

手們談論了一會，然後船長指着一個小門，又出幾條命令，親愛的樣子，在我的膀上，輕輕的拍了兩下，就回去了。

水手們打開船長指的門，看見離門不遠，有一個護梯，水手把我抱下去，愛立同十餘個別的小孩，也跟下來了。我們下了護梯，又把二門打開，就進了一間美麗的客廳；在房頂上懸着一隻正明澈亮的紗燈；圍着屋子，還有許多板橙，全用絨布蓋着；客廳當中，擺着五六張桌子，圍着桌子，有十二三個椅子，全是用上等烏木製成的；客廳四面，共有四個寢室，各室有各室的睡牀，全蓋着紫紅色的鋪蓋。我的同學，走到門口，愛立自己進來，站在我的身傍，拉住了我的手；其餘

別的，摘了他們的帽子，聚在門口那邊，都不敢進來。一個水手，鋪在板橙上一幅厚毛線被子，慢慢的把我放在上邊，末後預備了一個睡牀，拿來了幾個別的鋪蓋，同幾件毛線衣服。」

愛立同別的水手，相幫我脫去了濕衣裳，換上了一條暖和褲子，我抖抖擻擻的就鑽了被窩，躺在牀上，有一個童子，端着一杯美酒進來，走到我這邊說：「你喝這個麼？」(you must drink it) 亞拉爾就給我翻譯說：「他問你願意喝那個麼。」

那童子拿來的東西，是帶熱性的，也是很有滋味的，我喝了以後，覺得十分舒服，向那位少年，拉了拉手，道謝了他的善心，他向我也親熱的樣子，行了個禮，

就回去了。他走了工夫不大，屋門又開，進來了一位先生，來給我品脈，先把耳朵靠在我胸上，聽那心中的跳躍，然後又洗我傷痕，洗完了，把傷痕纏起來，對我說了個「妥當」二字(All right)遂就回去了。那位先生走了以後，我的同學圍起牀來，就問我怎麼樣了，我答應說：「好了，到底還沒有力量。」

亞爾尼一聽我說好了，就問起我來了：「你怎麼抓住了下錨的鉄鍊呢？」

我從頭至尾，把我在水裏各樣的光景，全對他們述說了一遍，剛纔說罷，有一個水手來到我這邊，同亞拉爾彼此談論；我們雖是不懂，到底工夫不大，亞拉爾對我們翻譯說：「那個水手，說你該當安歇一會，我們

的同學，可以先回去，到你家裏，告訴你的父母，你出了危險，如今在愛爾蘭國的船上，十分平安，明天就乘着小船，送你回家。

愛立這時候，不欲離開我，願意同我在船上過宿，明天一齊回家。」

亞爾尼見愛立不願意回去，就勸他說：「愛立，你想的事情，是萬不能辦到的，愛爾蘭人一定不許你在這裏，快跟我們回去罷。」

愛立拿定了主意，至死不改，急忙找亞拉爾去，求他說給水手，他是我的朋友，不能離我回家；亞拉爾替他告訴了水手，水手見他有這般友愛，就許了他在我身傍，可以過宿。

別的同学，聽說愛立不回去了，向我行了握手禮，說了個「再見」，就向外走；他們走的離門不遠了，我又喚他們說：「你們回去告訴我的父母，不用害怕，我是很平安的，也說給他們，愛立同我在這裏作伴。」

「是了，是了，你放心罷，我們一定全要告訴他們，盼望你今夜平安纔好，家去再見罷！」

說罷，他們從屋裏出去，就上了船面；工夫不大，我同愛立聽見他們下了船梯，用力搖棹，一溜烟的回家去了。

他們走後，只剩了我們兩個，水手們就命我們，常在一齊；愛立穩穩重重的坐在我的牀邊上，兩個藍色的眼睛，不住的睺我，我拉住他的手說道：「愛立，你在

這裏同我作伴，我真喜歡極了。」

「我不能作別的事，腦尼，你想我能讓你自己在這裏麼？」
「愛立，這正是我知恩的地處。」

我們談論了不大的工夫，聽見走廊裏，有人走道，走來走去，走到我們的門口這邊，就站住不動了。愛立衝着大門，安安穩穩的坐着，聽見噹噹打了兩下，我們一齊答應了：「進來！」屋門一開，進來了一位先生，仔細一看，是船上的主人，愛爾蘭國的富翁；愛立急忙起來，我也勉強着起身，不幸剛一動彈，船長急忙跑到我這邊，摩着我的膀子，又命我躺下，向我笑了一笑，兩手扶在我頭上，滴連嚙嚙的說了一套，我們雖然不懂，大估量他說的不錯，因為許多次我們聽見他

重說「可憐的孩子(Poor little boy)」；亞拉爾從前對我們翻譯了，所以我們懂的十分清楚；過了幾分鐘，船長起來，帶着要回去的架式，向我們笑嘻嘻的把頭点了兩點，我們不會英文，不能說句道謝的話，在這光景當中，我們拉住他的手，知恩的樣子，親了一親，他看見我們這個樣子，心中感動，急忙出了我們的寢室。船長走了，又剩下了我們兩個，愛立對我說道：「腦尼，我看着再沒有比這個人良善的了。」

我答應說：「你說的不錯，他待承我們，真有父親待孩子的心腸；愛立，求你對我述說一遍，爲什麼我墮在了海裏，誰在我頭上，打了一下子呢？」

愛立坐在牀邊上，對我述說道：「自從你站在船頭上，

手拿着那根長篙，搖棹的用力搖棹，小船就一溜煙的前走，走來走去，走到了大船這邊；在這船上，離水一人多高，懸着一個用不着的鐵錨，因為天氣過黑，你沒有看見，正在那邊，經過的時候，你的腦袋，忽然碰在了鐵錨尖上；看光景你是投在船上的，不幸你一動彈，不能作主了，箭直的就墮在了海裏；我們見你墮在了海裏，就用力招呼，急忙停船，但是小船走的太快，不容易立刻止住，趕到我們站住以後，回頭一望，看不見大船了，我們在水裏找了半天，也沒有找着，後來聽見你的招呼，這纔把你救上來了。」

愛立述說完了，我就給他述說，我在水裏的光景，是怎麼累的慌，怎麼杜的慌，怎麼浮到了水面上，正在

談論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年輕的水手，端着晚餐，進來向我們笑了一笑，把食物放在桌子上，在我的牀上，鋪上了一條雪白的飯單，先請愛立過去用飯，然後又扶起我來，給我端過飯來，就又出去了。

我們吃飯的時候，愛立如同我的一個小弟兄，過來相幫我用那甘美的食物；我們吃罷飯，那個小孩就又進來撒飯，撒罷，給愛立預備了一個小牀，又對我們說了句祝福的話，就急忙回去了。

我同愛立一齊念了個短晚課，彼此也祝了福，愛立安歇以後，我又從心裏感謝了天主救我的恩典，也求了他安慰我的父母，我的姐姐保憂，我的小兄弟馬尼，然後把眼一合，也就睡起來了。

第五節 面見母親

我們睡覺的時候，一次沒有醒過，到了天明，屋門唿隆的一聲，把我震醒以後，聽見一個聲音說：「好孩子們！盼望你們今天平安，(Good morning, boys)我們似醒不醒，迷迷糊糊的答應了請安的話，然後把眼擦了兩擦，看見大天亮了，太陽的光線，照在屋裏來了；在船面上，聽見又說又笑，不斷的有人行走；進來給我們問好的，不是別人，就是船上的主人，他見我們醒了，笑嘻嘻的走到我這邊，又問了個安好，我趕緊的立起來，把手伸給他，他立刻拉住就察看是否我已經好了；察看了一會，然後小心謹慎的把纏頭的布條給我解開，就又察看我那傷痕，察看的時候，他用手撞了一撞，

我覺着不甚疼了；趕他把我的傷痕纏好了，坐在牀邊上，告訴了我一件事情；可惜我是一點兒也不能懂得，但他不斷的重說：母親(mother)兄弟(brother)姐妹(sister)估量一定是我的母親，同我兄弟馬尼，還有我的姐姐保憂(Bogga)來見我來了；我把愛立叫過來，對他問道：「你懂得他對我說的話麼？」

愛立答說：「腦尼，我想他是說的你的母親，同你的兄弟姐妹，來見你來了。」

「不錯，我也那麼想了。」

說罷這話，我把船長的手親了一親，想法教他知道我懂得了他說的話，他也給我打着手式，表明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末了他走愛立那邊，拉住他的手說了個「好

孩子」(Good little boy)就上了船面。船長走了，愛立問我說：「腦尼你怎麼樣了？」「不甚疼了。」

「那麼，你的母親，就不是很難受的了！」

「巴不得盼望她快來才好，我怕她過於難受。」

我還沒有說完，聽見船上樓梯響，活像有一夥子人，上我們這裏來。

愛立聽見，吃了一驚說：「這是什麼響聲呢？」我立在牀上，望着屋門，聽那響聲，越來越近，不久，又聽見唧唧咕咕，不光有大人，還有一夥小孩。

愛立一聽，喊叫了一聲說：「這不是我們昨天晚晌的伙伴又來了麼？」

「不錯，我也那麼想。」

我們想的，真是不差，屋門一開，我的母親先走進來，接着就是船長，左手拉着我的兄弟馬尼，右手領着我的姐姐保憂；船長後邊，就是亞爾尼同我們昨天晚上晚晌的同學。我見母親來了，知道她在這裏不責罰我，所以我就喜喜歡歡的望看，她也和顏悅色的看着我，正向我這邊來的時候，忽然心眼一動，找了愛立去，拉住他的手，連搖帶喜的說道：「可愛的小愛立呀！我甚喜歡你在這裏同腦尼作伴，剛纔我告訴了你的母親，她不能跟我一齊來到這裏，但她說了很愛慕你，也狠喜歡你作的事情。」

我的母親說罷這話，靠住了愛立，就在他額上，親了一親；這個時候，我的兄弟馬尼，離開了船長，跑到我

這邊，沒有看見我的傷痕，抱住了我的脖子，連笑帶喜的說道：「可愛的腦尼呀，我實在喜歡你沒有淹死。」

「不錯，到底可也算離死不遠了罷？」

「噯，我們有危險的時候，天主常相幫我們；從前那一次，我們在大霧當中，不曉得小船把我們弄到那裏去了，到底後來得救等等的光景，那不是天主的保護麼？」

「你說的有理，上一次我們遇見的危險，就算夠大的了，這一次我覺得更大，不能呼吸，差一點沒有淹死。」

「那個我是知道的，但我狠喜歡你脫離了這個危險；你想若你死了，那不是可怕的事情麼？」「一定是可怕的事情。」

「腦尼呀，我真後悔，沒有同你一齊來到這裏，我若來

了，一定也能同你及愛立在這美麗船上睡一覺，如同上次咱們在法國拉傍道爾船上，丹國的拉非拉船上一樣；爲什麼昨天你不叫着我呢？」

「噯！可愛的馬尼，一來天氣狠黑，二來我沒有想到這裏，但是從今以後，我許給你，多咱我去遊玩，多咱你可以跟隨着我。」

「是了，是了，你若上海裏遊玩的時候，我們該常在一齊。」

「你放心罷，不用說了，那不是咱母親來了麼！我的母親，離開愛立，走到我這邊，看她的樣子，不如待愛立那麼慈善，到底我知道她是狠愛慕我的。母親離我近了，難受的模樣，看了看我頭上的布條，拉住我的手

說：「腦尼，你的腦袋是狠疼的罷！」

「母親哪！不甚疼了。」

「你覺着怎麼樣呢？」

「母親哪！完全好了，我在水裏待了不大的工夫。」我母親聽罷，打了個冷戰，不慌不忙的說道：「你不用說了，我全知道了，亞爾尼都對我學說過了。」

安靜了一分鐘，我的母親不住眼的看我，似有不放心的光景；我一面摸着她的手，一面安慰她說：「可愛的母親哪，你不用害怕了。」

「我的兒，我不害怕了，天主救了你，你是天主的人，你想他若不救你，我可是不能見你的了。我的母親，帶着又良善，又悲痛的眼睛說罷，我的兄弟馬尼，又

接着說：「娘呀！你說的不錯，再等一會，腦尼就淹死了，天主不願意他早些死了，所以趕緊的把他從水裏拉出來了；娘呀！我們有危險的時候，天主常來搭救我們，你不用掛牽我們了。」

馬尼說罷，我母親沒有答應什麼，把他拉在懷裏，船長領着我的姐姐保憂，來到我這邊，保憂捕在我的脖子上說道：「腦尼我狠喜歡你出了這個危險，求你許給我在黑夜的時候，不再上海裏去玩罷。」

馬尼聽見，拉住我的手說：「對了；腦尼，你該許給她這件事情。」

我的母親，把她的小寶寶拉過去，拍着他的膀子，不着他說話，保憂接着又說：「腦尼，我們回家以後，我

用心照管你的傷痕，你要看見我用狠好的法子，你不能覺着疼痛。」

「我知道你一定是能作到的，可愛的保憂，你待我狠好，我很喜歡你也來到這裏。」

我同保憂說完了，我的同學，一齊進來，把我同愛立一圍，同我們談笑起來了。他們注重的，就是我們在船上夜間的事情，因為他們願意明白外國人怎麼招待了我們，我們遇見了什麼造化，我把些有趣味的事情，對他們述說了一會，船長就領着他們回到船面上，只剩了我的母親，同馬尼還有保憂。

我的傷痕，還不大甚好，馬尼，保憂相幫我穿上衣服，當着馬尼同愛立談話之間，也就穿好了，我們就安安

穩穩的上了船面，船長領我們進了飯廳，在那裏給我們預備了甘美的早餐，不但有甘豆餅奶油，還有許多三角形的蜜糕；一進飯廳，就聞着噴香；一個年輕的水手，身穿禮服，等着伺候我們；船長願意同我們一齊用飯，就向着我的母親，坐在了愛立同我當中，親身伺候我們兩個，給我們揀些甘甜的蜜糕；保戛靠着母親坐下，一面吃飯，一面聽我們的同學有了難過的事情，就出去相幫他們，一總的孩子，沒有不愛慕她的，她相幫他們，他們也甘心受她的幫助；船長見保戛這樣，不斷的向她點頭，勉力她成功。

我們吃罷飯，船長向亞拉爾打了個手式，命他過來；亞拉爾急忙跑過來，船長同他用英文談話，亞拉爾就

句句的對我們翻譯：他說他很喜歡我們在他跟前，也說我們都是狠喜歡他，另外是那些小孩，同保戛小閨女，更是着他喜歡的了不得；他告訴了我們可以隨便見他，也用手指着我的傷痕，盼望我快些好了；末了又提到愛立身上，說他的友愛，感動了他的心。船長說罷，大家給他鼓掌慶賀，叫了三個好字，我們就上了船面，船長命水手，用大船帶的小火輪，送我們回家，把亞爾尼的小船，拴在船梯那邊，在後邊拉着。我們這次遊玩，覺着很有趣味，頭上以前，船長又給我們行了握手禮，亞拉爾翻譯着，我母親說着，道謝了船長的恩典，我同我的母親，馬尼，保戛，愛立一齊先上了船，然後我們的同學，也上來圍着我們；未

了剩下了四五個，他們就上了亞爾尼的小船。

大家預備好了，遂就開了船；走的時候，我們搖着帽子，招呼他們，船長同水手也搖着腦袋，打着手式，回答我們。我們的小船，越走越快，闖的海水，不斷發雪白的水沫，在船周圍跳躍，真是越看越愛看，喜歡的了不得；從來我們搖棹，沒有這麼快過，大家都是歡天喜地，沒有不高興的。

且說這隻小船，極其美麗，四外漆了雪白的白漆，從上至下有一個金黃色的管子；船長出了命令，要在我們門口停船，這是一定能辦的，因為是在上潮的時候，海水很深；水手箭直的向我們的住宅行船，行來行去，行到了海岸，水手跳在岸上，相幫我母親下船，

我們也到了岸上，水手就願意立時回去；我母親對他們說：「嘿！你們不喝杯咖啡再走麼？」

水手們允了我母親的請求，把船拴好了，就跟我們往家來了。

我們到了家裏，沒有不喜歡，水手們休息了一會，乘着小船回去以後，我的同學也都回家去了，有的走着走的，有的在亞爾尼船上，跟船走的，末了走的，就是愛立一個人，我的知心的朋友；我們兩個連說帶笑的又談論了一會，然後我同我的母親，把他送到他母親跟前，我親自對她述說，愛立是怎麼良善，對我怎麼誠實，怎麼不願意離開我；述說完了，愛立的母親，和顏悅色的對我說道：「我狠喜歡他作的事情，一

個真正朋友，對於他的朋友，該常是忠信的，有了患難，該彼此相幫，腦尼，後來你爲他也作這樣的事情罷。」

我高興答說：「是了，我許給你，將來一定是要作的。」我們在愛立家裏，又歇了一會，就回了家；回家以後，沒有什麼危險了，一星期的工夫，我的傷痕就封上口了，我的母親也沒有責罰我；但幾天以後，我求她許我同馬尼再去海裏散心的時候，她對我說道：「我不是不願意着你去，到底你得許給我，好好的記住那些禍患的好教訓，多加明智纔好。」

我的母親囑咐完了，我也許給了她，從今以後，至死不違背她的教訓，就又遊玩去了。

叙言

腦尼回家以後，過了幾年，就同他的兄弟馬尼，想法還願，但正在還願的時候，馬尼就死了；馬尼死後，腦尼就自己在各大學裏讀書，讀來讀去，日子久了，就把還願的事情忘了，不但沒有上外教人地方傳教去，到如今連司鐸的品位也沒有得着，他如今數十歲了，再想上外教人地方傳教去，也就晚點了。

伊斯蘭童子遇險記

終

本局精選各種有興趣之小說：

小說叢集：

- | | | |
|----------|-------|------|
| 卷一：愛仇讐 | 共七八頁 | 定價八分 |
| 卷二：黑太子 | 共一〇三頁 | 定價一角 |
| 卷三：孝子傳 | 共一二頁 | 定價一角 |
| 卷四：義僕救主記 | 共一〇九頁 | 定價一角 |
| 卷五：覆舟軼事 | 共一〇八頁 | 定價一角 |
| 卷七：賢昆仲 | 共一〇五頁 | 定價一角 |
| 卷八：神工奇談 | 共六四頁 | 定價七分 |
| 卷九：啞女軼事 | 共八四頁 | 定價八分 |
| 卷十：忠厚之酬報 | 共二〇頁 | 定價三分 |

小說彙談：

小說彙談一書，是德國著名刊物，乃多人之傑作
 彙聚而成，爲青年大有裨益。今聖言會司鐸李若
 翰，用白話翻入中文，合二三短篇而成一卷：

- | | | |
|-------------------|-------|------|
| 卷一：總管回頭，託求聖母，魔道小傳 | 共七十八頁 | 定價八分 |
| 卷二：聖體燈傳，癩女行實 | 共七十二頁 | 定價八分 |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出版

本局精選各種有興趣之小說：

204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

前清秀才費金標，將聖教古史，用官話鼓詞體裁寫出，以便學識淺者，均能誦讀。全書八冊，每冊零售：

- 第一冊：創世紀
共一六一頁 定價二角
- 第二冊：出谷紀，戶籍紀，申命篇
共一三六頁 定價一角九
- 第三冊：約蘇位傳，長老傳，盧德傳
共一一〇頁 定價一角五
- 第四冊：前列王傳
共一四〇頁 定價一角九
- 第五冊：中列王傳
共一二八頁 定價一角六
- 第六冊：後列王傳
共一二三頁 定價一角六
- 第七冊：大尼爾傳
共一三六頁 定價一角九
- 第八冊：愛斯德傳
共一二一頁 定價一角六

洪水滅世：

此書係費金標，將古經滅世紀，按戲劇體裁，描情畫景，讀之令人心驚。

共三四頁 定價五分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出版